

慶陽府志

卷四一

地 180.83
134.1
:7
部=



册

七

藝文

上

新修慶陽府志卷之四十一上 (藝文)

序

缺 侯程二孝贊序

宏德 自序

明 李子夢陽



李子曰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
号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羣和者其真也斯也謂風也孔子曰禮
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願往往為韻言謂之詩夫
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遂棄而不采不列之樂官悲
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邊其思淫其声哀
其調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多矣其真王子曰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

也古者國異風即其俗成風今之俗既歷迹乃其曲烏得而不邊也故真
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辨也且子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
有率然而謠嘯然而訛者乎莫知所從來而長短疾徐無佛譜焉斯
誰使之也李子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不復聞此矣王子曰詩有六
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爽多何也出於情寡而工於詞多
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号也呻也吟也行佔而坐歌食吐
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也斯足以現義矣故曰
詩者天下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頌不出文人
學子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於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李子於是憮然
失已灑然者也於是廢唐近辭諸篇而為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

技也李子於是為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於是書為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為有意於是為賦騷曰異其意而韻其言斯為有蹊於是為琴操古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於是為四言八風出雅曰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聞之闇然無以唯也自錄其詩藏篋笥中今二十年矣乃有刻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慙曰予之詩非真也王之所謂文人學子韻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然又宏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宏德集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之謂哉

贈合水王生序 名士吉

同上

夫華池西鄙之山砦也其俗牧樵衣裘也不識文字其地苦寒其人民零散而艰难然其地產王生王生者則詩書衣冠徒也余之寓華池

3

也在宏治丙辰丁巳年其時王生始遇余而從之學夫王生起家非衣

4

冠故族也無詩書之世業也窮僻處陋鮮同聲之和也一旦棄牧筆豎褐挾冊書從余學是謂擢至室於污穢之鄉秀芝蘭於叢棘之林率奪巍科致身顯名豈不謂異常之士哉後十餘年而當正德己巳王生自京師還而過大梁見余然猶青袍生塗路坎坷於是告王生曰由聞之富貴在天行藏有命久速有時古之人不有起自寄食牧豕而身為將相者乎豈其始才智弗人若哉亦時有遇不遇耳故曰雖有至寶自售則輕芝蘭逢春香乃發生故不務修己而求富貴者謂之違天藏回求行者謂之違命久而求速者謂之悖時斯三者君子不由也子之歸亦修己以俟其自至者已耳王生曰夫孤立鮮就独行無成余處窮僻寡陋

懼不修也乃今聞教矣

譜系序

同上

讀詩至伐木行葦諸詩未嘗且不廢書而流涕也曰厚哉先王之於人也夫建利以定義品制行矣九族有章五服經矣疎疎而親親冠履既著等威異矣於是乎有燕享之禮會聚之節有恤慶唁之文故易曰天與人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由此觀之同異著矣嗟乎非先王孰能為此哉今世俗廢此不講人私其所幸好心志乖僻無據忌嫉滋起其極也至父子不相容婦姑反唇而相稽甚者乃兄弟以兵相屠去矣當是之時人心如豺虎據食則路斷相狠惡有思其類者乎故曰專利者無親亡義罔上則民不附信哉是言也漢唐而下縉紳學士有意於合族者不歎然要之出於躬親為富故萬石君木訥人也不言而躬行故其教不嚴而治不肅而成此豈聲音笑貌者邪今人多務名好侈大家世無憐痛惻怛之實反若郭崇韜拜他人墓為祖即使有合族之志辭先王燕享之文制為飲食聚使其相周恤慶唁其子孫知先世起家之難使知孝敬之本艱貞振厲之操而勤儉之原然李廣至德厚得士大夫心此與萬石君何殊及孫陵降匈奴自是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遂恥居門下此豈垂統者之過哉鄙人之言曰何論根株幹大則枝斜斯言雖小亦可喻大故一命之士而布衣之徒能潤色名行設禮義法約統治其族人此亦豪人人道不盛行君子孫竟安知哉然世俗恒憂其子孫不當貴余甚悲焉今高傑特立之行非苟而已也傳曰苟非其若駟馬切名著于春秋積金求玉者豈少耶然至於其族屬則疏矣故有千金飾表馬而族人

則衣懸鶉出於^本第第笑無遺銖已及聚朋輩則宴游日歌舞故見尊
官豪賓是怙怙如有緣至見族長輩或不下車也其悖礼可勝道哉孔子
曰其身不正雖今不行斯其人使處父子婦姑兄弟必皆不能至道此廢
古之大患也

壽趙仲一母太夫人八十二歲序 有歌

湯頭祖

春秋時介子推從晉公子十九年歸而爵不及焉有^{矣母}對言曰盍語諸
介子曰身隱矣焉用文之母曰如此吾與子偕隱漢范滂博為使者
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心及患辟其母母曰汝得與李固杜喬齊名何
恨予讀書至此未嘗不喟然流歎為人子為人臣遭遇於世何其靳
絕踉蹌一至於斯也方晉公子西歸濟河雖其舅氏犯猶中流而邀其

7

君以貧患而固利况乎趙胥而下諸人其為介子所羞不欲與比朝而
爭探明矣雖然為人臣者蓋其臣不可以對其君勞而听君之察君
察而次諸朝相與光輔大業以祿吾親田竹帛之名固亦無高於綿
上也而必以對此亦人臣之大戒也漢季党事起紀綱叢絕公正流離
滂雖有意乎澄清不可得而清也患若備矣猶欲與^公同其清
抗厲首陽之義天下悲而壯之雖然苟吾一身慷慨為天下致命頭節
其亦何嫌独如白頭老人何若此者亦為人之子大成也吾友正寧^趙
邦清為人長巨鬚好氣高厲激發自喜宛如范滂博之為人而殆^甚
為滕公有功德於滕請^可不通苞廐不納為豪右所絕幸乃入為吏
部^郎則急發其曹偶豪吏^至十萬執政疑而畏之時南北党事且起公

8

竟為觝角擠落以去雖去而天下皆知趙君閔西男子其才具氣決有
異格當為天子信臣天子亦雅知君君亦感愴至伏闕流涕不忍去而
國家制非出上意不可測而事起重臣雖有所忌竄逐終不能遂窮
其威趙君之幸乃不為滂別其大人狀而歸君山河之陽草笠神牧以
奉太夫人膏漚表屬而相餉俞良幸矣時而讀書撫琴慨然君臣之際
不及於對雖廢常冀復用以與我期將東出武闕邈淮湘會漢沔之
上而余以宗親皆八十有六不能西君亦且以書來母夫人歲以三月三日上壽今
八十二矣固不能東出闕度明風至願聞子之歌聲也嘻子綏至與其母為
綿上之操而趙君得從太夫人歲相浣濯為家園又將此又臣子之大幸也君其
進太夫人酒吾為之歌歌曰崆峒王母留金方金氣騰翔精且剛吹鑿躍冶
成千將天水淬之流其光夫容姑華益金塘如蛇廊吐龍奮皇華陰止拭琬
璃裝佩指扶搖行帝闕鮮飈可持不可當數擊恐折犀魄傍夜吼
歸飛天莽蒼寶而侯之臨玉房捉刀刈禾到豕羊壽母夫人垂北
堂三月三日辰吉良金母之生逢會昌倉庚應律春日陽桃花雨水
河泉香文翠拂扇九燕踏瓊沙委輪雲蓋翔瞬首戴勝嬉美桑
子婦諸孫從樂康寧河聖水清且長執蘭大清迎百祥雲盤霧
縠惟連網筵尊逸陳籍若芳樂琴吹遊愉佩裳瑤池百拜飛羽觴
慈顏笑詎懼未央水心之鯁胎君王

趙邦清鶴唳草序

同上

陸平原山海異才為河間嬖人譏死兄弟歎曰欲聽華亭鶴唳其可得

耶趙仲一如相如抱壁耽柱幸不碎問道而西歸陶以躬耕黃冠草服
猶得听山河鶴唳飲靈漱嚼金絲草平原有是乎趙君偉容顏性
孤邈雄邁然好禮下士與人嘔嘔如也故其國朝士悲焉道侶疑焉諸
生野老苟有識者咸用喟焉牢騷於書疏迴翔乎咏歌泰夏如詭元祿
增異得若干篇門人忘之為鶴唳草言嘹唳也其悲如唳焉白露數言
而鶴唳清知霜雪之將至也雖然亦顧其地與時吾當受選吏部旅立
軒墀之上有白鶴焉引吭而鳴疏翎而舞高趾遠聽倏然百禽之外已
而傾之以緇梁注之以潢燎未嘗不味之而就視也孰與夫不好鶴者放之萬
里江海之間乎朱冠縞衣絕塵滓之色良宵清晝發清迴之音若斯者
固亦俗士之所不能有而邇人之所不能無也悉知鶴唳之不為風歌也乎
聞之鶴仙會也異焉者以胎化君嘗曰坦腹亦子曰吾結胎久覺五內如玉鼻
嘗聞異香暗室瞳子有光若蜚雪然則君之為羽衣也其衣近歟顧書
示予為取債家所苦鬚髮盡白面目焦黑懊喪呻吟不能自休何也
嘻此其所謂鶴唳也與

滕侯趙仲一實政錄序

同上

佐王之才嘗寬而取伯之才常急非有相反其時與地固然寬之無
宜以絀猶急之無宜以緩也蓋昔桀紂之法胥亡而毫錫之法常在伊萊
旦與之輔固得以從容而鋪德義翔翔而登太平及其時天下已定法制已信
風俗已成如是而誅之如是而賞之俯仰之間蓋可以休然而無事矣幽平
之後先王雅頌之制宸廢無存諸侯相攻並敵者先亡勢不得不急心

法而法時則伯才與焉齊管仲楚吳起秦衛鞅三人者其著也大致亦周
官正地比受官或盡一於經畧會計之意而急持之歸於強富其國曰誅
殺不必則今不信不信則不行如是則國弱今不行雖有地力不可得而盡也
如是者國必負負則事雖小不可舉事雖小不可舉則是與亡國同也是故
三人者急持其國而用以富強如晉文公之伯晉子產之存鄭皆是也後
世諸為武侯以用蜀而王景畧以用秦至王荆國以用宋而效異者何也
勢不可行也伯者審勢急可以趣其國不可以平治天下國挾吾之可得
急為天下大非吾之所得急為也如以王公自治其縣者苗固效專之方甚
則均輸方田無不可者專之邊郡則保甲保馬無不可者何也勢所得為
也是故舉天下而急為之安石不能用宋取一國而急為之趙仲一可以

13

用滕今且證天下以滕公之政吾嘗以才越長上計過滕時公上事一歲
耳大殺之後人大相食公為氣漕粟大有餘施其民間公庾庠中無如
也徐起與晉北去更三年而身計止滕待公不能得見後堂主籍者約規
其股積金所至羨贏三千殺喻大萬子啞然而駭曰是何共之秦也至
者曰公始嘗修治公私著候禮際惠振收恤士民為民賤子之所亡矣立
妾舍牛種以業流業者復不在是子益異之殺以富一國又何國而不
遂以富身退而謂滕人公何以至此對曰免田賦影避盛則有外道而
後期公奮議度田上下相傾動恐喝不可而公趣已舉騎從所在父老
行度之名其田以倍而稅者公故怒各淫舟奮舞眉相抵撓者行避
去故壤則而賦乎不比而爭輸羨若銀一錢以上率以糶故異羨

14

而粟流又公課民桑柘有籍數去縣十舍里要人瑞子戲折其四五樹圍
捕之賞十五載而後止罰必先貴故民不犯所在賦斂人瑞治壤河皆
獨身馳數十里察視晝夜暴露不少休故民無欺而不怨衣褐食糲而
宮館驛傳俎豆咏歌之節必明以清故民儉而知禮語未卒予憮然而
嘆曰此伯牙也乃先公行為載其牒長安以示執政張公張公曰此固當
以節鉞盡其任幸少頃且以御史行邊專屯田蠶桑并塞之事可也已
而事移官止吏部即以廉梗訐激執政不可復容罷官去嗟大人有
如此才能盡之于法而不為不為不為不為不為不為不為不為不為不為
而暴富誠委之一二大鎮其行法並巨三年富不異滕富強之效所
求於臣者重而所求乎人者輕然而終無止故之憂者固將曰天
下已定風俗已成法雖有所緩失亦未見急之能為也嗟夫言治滕
者異也皆以公才且老而非當急才之時不幸而可悲然以予意之公雖
進不得如管葛諸公主臣一心老替盛業之猶免於吳起樹鞅刻厲
之禍其亦幸而生於王者之世夫

趙仲一鄉行錄序

同上

趙子鄉行錄正寧文老子弟以趙吏部邦清有功德其鄉而草堂
徒行關於儀禮相與共上其守吏求以車馬優重趙君也父老意
良厚趙君之去吏部也因官予鄉吳君仁度生為君疏理凋南漸涉
至太僕使歸示予斯錄序謂趙君賢者而其鄉德之如是然其鄉
之大老在兩都者不下五六公吳君何不為趙君一言而令坐廢無乃

非其鄉行竟乎吳君笑曰嘗以語其鄉乃更有不好趙君者問故吳君不言嗟予知之矣將如孔子所謂鄉人之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與吳君曰不然凡鐵削趙君者亦皆忠信廉潔之老非為不善者也為益怪之久而解之矣夫所謂忠信廉潔者微五某氏所謂其鄉之原人與鄉原之所至不好者狂狷趙君將無得為狂且狷與若此或非所謂善者老之而問時父老言趙君有功德不可徒行以辱之者乃誠善者之好也嗟夫趙君高氣異才天下有識者聞而好之意相近也而其鄉若在朝者惟恐趙君不徒行在野者惟恐趙君不得與是何其鄉用情之遠與嗟夫一遂昌今也上六年計求去南考功某曰遂昌有關係人何得便去予竟去未嘗一日之官矣又三年計而溫中丞出故相獨袖中曰遂昌有言宜遠其高尚二公皆秦人也而異同若其文能盡好趙君與且萬分士大夫進退以黨秦楚北而吳越南趙君前失越相意以去天下竟若秦人也去而秦之大老曹莫為援然後知趙君天下士也鄉人與與為行不能不與為行獨秦而已耶

滕趙仲一生祠記序

同上

天下風土相遠資幹懸絕當千里而同心目至而意投或其生同地受同材乃願有親面而不親把臂而相行何也知不易知也是故趙仲一世所謂精神才力體貌殊絕之士而最能與仲一相難苦不合仲一得少舒其長慨而發其壯心者亦皆朝廷精神才力體貌之士且時有西北諸君子為而予故江西男子也與仲一非有所習適吳君繼疏以更部郎再過家詢朝仕未嘗不

言伸吳問予曰子何以知伸一之深其以亭候橋道館舍厨傳閣之修好
耶園桑而道越之盛耶予曰固也予前以上平昌再裁計道滕君館予上
宮時方得粥饑民百十里外來去塵坊中診視伺察屬治河當滕界者常
晝夜行步築之亦避風雨暄露之疾五年治縣強半馬上決責罷道者乃
至上計時都無賒粟可付者君時謂予曰率復此十萬石不足餘也又三年
而予再計適君君行邊予問故則以廣粟之冊視予數之過十萬石矣非
其罰多故以上不自入而以與民莫及此其中寧有不可知者耶至於田入
以賦帶至以死為百姓爭九則之命及所謂賸子婦給中種指流散勤以數千
計不至教破作破滕風永而思祠之天下人吏所知也蓋予入都盡昇其治地
圖集以行標其尤異者示執政公異之再請而後見曰固者士也首政者

不能用而回家某公方言西北治水利屯作之事需人焉若此其可久之公
云已言於某公願見趙君也其後再見公又言之予喜從君往君許乃竟
不行曰豈有執政之札不先而手版立其門者嗟夫此予所以知趙仲一
也予出都而趙仲一且以治行最白予謂執政者曰趙君第可用御史出
按經營四方在其中非其愛也已除吏部郎知其不可久後二年而察
伯先生來視予曰且之長安予止之曰公之精神才力體貌固不可以之長
安矣先生解予意笑曰我當斷髮時已知斷頭第求有感知人可與
言天下事者予曰若此必趙君可久之則聞朝士大譁而趙君去又久之
幾起大獄而察伯先生死矣嗟夫精神才力體貌三者皆天下之利器
也而數以示人其容兒乎雖然有故予天資怯弱人也與仲一相遠

何嘗三千果能一見而知之不知者乃在其所近而氣力相得者詩不云乎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不思舊烟來我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菑雖
菑采而有異味不在多采我知趙君一人為足新而能知舊所如不合茲
予与君皆棄在野無所托言因滕人之祠君也偶為淑發如此若乃祠之春
秋田夫采女坎坎而鼓之躑躅而舞之自有滕之風在矣

趙乾所夢通仙記序

同上

世何夢而得仙又何仙而得遇有說乎仙人往往聞其名未見其所
謂見其人者皆夢也而未能有所遇山澤多枯癯過怪之士時至朝市雖
吾亦遇其人者二三人要与禪寂異其人美多壯偉矯厲能行其氣者

21

殆非^真素人所堪清淨少恙怒嗜欲節服食良藥自刺則吾所為仙也
然則何人為仙耶趙乾所自言吏部時秋病甚神氣妄頓殆絕自念平
日投中者術重自臍輪撞固繫齒提撮幽子踰時補是白湯一杯引氣
自溫中視獨一盃活矣逾年夢於故談書處何仙姑授藥一片黃桂皮其
大若掌食之者徹五內且起覺精色迥爽欣欣然若有所得者覩記異之
若言脩中黃久示予脩問若胎有華何得更病血不至故爾不索引而化
之乃至變絕不屬而更行禁閉引取溫飲為助將所謂渣滓欲去耶仙
姑初不知何許人予游羅浮見香山何氏子孫中帶者為言姑無他異少
鰥齋不可行汲或以^樓炭為云榜未得珠可服不儼信之果然而改如玉
步有金光一相止去見於零陵數百年矣而見夢正寧此亦西方美

22

人之思也約論之趙君乃前所謂杜傳矯厲能行其氣者而怀仙精爛媼然夢仙情理之常要無足異至其言日月之光借日之明人之生借心之知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如有所立卓爾能言及此其必有可得而過者耶嗟夫千世而過一人焉猶且暮過之也百歲而夢一人焉猶且暮夢之也

王忠烈廬墓記序

蔣德錄

寧川王先生信者閩中孝子也侍父疾衣不解帶迎醫精神重斷勿瘳父沒廬墓寢苦三年廬必燃燭焚香距墓行百七十步以汁頂土作塚未祥不啖菜果不食茶米大祥不用醴醬未禫不肉不酒不見室人既闋猶專孟獻子比御不入之礼不復寢既祔遷至始出門又越故自吉祭後始入室旋立家廟定祭儀墳禁祠禁示子孫迨喪母世憐

23

其老彌會時遠戒勿廬墓然其守礼益嚴自院道郡縣比官廬而旌之真入京州景道閣廷試卷異其才置高第於是閣部臺者知君者多稱述焉孝未臘使還過靈壁而君為其邑學師則長公祥院魁於鄉次子鳳亦以恩選知名當世蓋天所以報孝者章矣於是該廬墓記而書之曰周地官司使以六行教鄉及師傳教國子皆首孝礼後王命冢宰降德子弟父母先焉以是為教子本也周衰礼廢入兩汉始还古然其見于史者獨萬石君奮江諫議革辭侍中色孝謹最著而其後以廬墓顯者南北朝有刘瑜法宗庾黔婁司馬高王延唐有元德秀褚無量宋有徐績孔叟毛安興等安材九歲耳廬墓如成人尤奇異計數千年來王侯將相何翅千百而為礼廬墓不

24

滿五十人豈不難哉蓋孺幼讀孝經而疑之以為子之孝當倍於親之慈而慈無經孝独有經何也其亦興於中古聖人有哀世之意焉而自存辟行意確有存者迨科第之制興於是場屋士子以名利相講究幾不知古禮為何物父子尚爾何況君臣於哉此實世道之深憂也夫事有本末忠孝本也名利末也得其本則不隨趨其末則本末俱喪故修孝悌行仁義雖筆瓢亦足以自樂而造物未嘗不豈為之報而擲名於利之人使其幸遇亦不足談一有沮困與鏡湯鑪炭無異跨閭無所容斯亦賢愚之最曉者矣而世願以彼易此何也豫家大夫少孤事吾祖母吳太恭人篤孝既即貴常長跪奉卮酒為双子孫則之不敏當墜故余於王先生拜下風焉遂特書之以勸世之為人子者

寧州志序

馬彥卿

萬曆二年甲戌夏卿自岐遷寧或謂積弛之地咸難之迫入疆見四山環翠三川漚流風氣沕穆人民朴雅蓋閑以雨之勝地也胡為乎地且難哉已而索州志將觀民風焉或曰舊有草創尋且佚夫郡之有志猶人之有耳目也耳目具則規臆申志具則鑿戒昭志焉可也矧形勝有險易建置有廢興賦役有增減物產有微惡文獻之錯陳政教之更變往古來今籍籍紛紛苟無志也曷從而記之抑曷從而理之爰是謀諸鄉達君子期修厥志願政務旁乎未遑也越明年乙亥冬公餘迺延諸君於崇文館恭及考訂增損而潤色之閱月而書用成焉噫嘻豈直為聞見之資已哉一展卷而寧之大規備是矣將今茲茲土者規文可以

成化沿古可以知人投形勢則思保障考建置則思因革稽賦役則思輯
寧物產未育則思首之文獻未振思所極之政教未敷思所敷之思
其艱則圖其易思其他則張其紀將不為立法之一助耶夫池且難則官
守曠張且易則職業修修則可喜曠則可懼斯老也是卿之所為喜
尤卿之所為懼也若夫橫嶺之英九龍之精毓炎孕秀奇杰輩出
駕橫渠之石迴洙泗之源震閩西而光國史俾錄斯老者美不絕
書是所望於米學者

跋建李署序

本朝 傅鴻烈

夫天下奇獨巨室乎理天下其猶理巨室乎山川形勢所以為兵也規矩
方圓所以為劑也杞梓榱桷所以為幹也朱堊丹漆所以為麗也不

因其異而制之則運斤者有餘明焉不因其幹而麗之則給事者有
遺飾焉故理巨室非大匠莫能而大匠凡固不數觀也同僚司李楊
公以中州名彥來蒞茲土目覩荒殘一以起廢補敝為己任甫下車喟
然向余曰刑署為吾起居地亦士民規瞻之所宅向失宜陰陽背度一
室弗理而因循苟且其何以理此一方乎遂模索庀材計日鳩工靡不引
繩墨而合五行法崇卑而準閭闔庶民子來功成不日非今所謂大匠
者歟余因是有所感矣夫人生天地間寓也即次之為妾而身富焉即
身之所寓而心安焉時乎寓也或整襟而危坐或登堂而撫民或尋筵而
散步或隱几而深思或對客而咨詢當斯時也瘡痍在前不有軫切於
閭閻者乎若曝在心不有馳懸於魏闕者乎覩朱墨之糾裁不

有默運於案牒者乎仰前修之芳躅俯來世之尹評不有奮然而興
惕然而省者乎苟非有以自立而徒因人於已往騁榮願於目前
不道靈光而泡草露陌塵等身能幾何時今公茲署之初也人杰
矣地靈矣立德立功立言其在是矣富也暫時之迹久也不朽之名
暫之所立即久之所基其將遠斧斤於萬里之外矣理荒殘而與以
萬厦之安其將奠天下而措之盤石之固矣豈運斤者敢與爭明給
事者敢與爭飾乎古有匠石治明堂踟躕四顧澄然凝然而語者斤
者繩墨者規而圓者矩而方者大木之椽者斲者窪者皆效其
用而登之明堂已乃朝諸侯撫萬方匠石復澄然凝然不居其功以
為栖息遨遊聊蔽風雨焉爾彼其智与技固善用於小大之間者
耶是謂神用公天下之大匠乎也謂非有辨於此哉余同堂於公愧
不能代大匠斲於其工與也而以是質焉柳園之王者德澤以為基
賢俊以為棟其業不拔其量百世願公速成之毋遽何哉夫大匠不
世出

聖天子在上又將使公理天下之巨室矣

忠孝錄序

呂士龍

嘗讀古人書過孝義忠節之奇必紙徧良久之為之歎歎泣下旋
為之擊節歎賞也已亥秋來守彭原下車即值丁祭爰修秩事
於光祿鄉王公信之祠因得其精忠純孝之慨而服北地之有偉
人也既晤公嗣與公諸孫率文物彬雅考其治行悉盡璋自命

之品不佞甚而歎曰君家後先若此幸親止焉余何負於遊哉歟
仲君文鳳泣而言曰先大夫不愛其死徽蒙令典以血食於茲也
歷承賢大夫錫類之仁表而章之子若孫死且不朽余因詢其
節之蹟而歎仲君曰先是刻帙彙彙城陷侯之類年訪諸遠近
僅獲殘編強半曾彙輯若干篇欲重梓之而未逮也余索觀之
則前守海涓輯君早有弃言余茲其墓祠哀苦之情則滿然悲
也如觀公毀齋焚先之狀談美政廣颺之什則肅然敬也願企
公神化宜氏之方談為賊授命之慘則欻欻決零也如對裂體
報國之痛談廟祀優崇之渥則怡然快也不負公疆場蹈刃之志
更不負公苦塊九死之談談朝野上下之誅輓則朗然吟拍案舞

也不沒公為子為臣之誼更不沒公百禩千秋之範是編也可不亟
廣之以勵天下後世哉余乃襄以力而促其工為叙其畧知人之談之
者當不異於余之談之之情事也噫談忠孝之書而不欵欵泣下擊
節歎賞者豈人也余家累世通籍無敢隕越先人之訓官輟所至
於懿行必為闡揚故嘉錄^斯而將什載之寧獨為王代奕葉輝映
哉

募修 正寧萬壽寺序

翠 煇

有一敬剝棲窮佛風雨飄搖不能覆其土木之軀者蓋佛之護其
法重於護其身故殿宇可朽而法不可滅人之護其像當如是法
欲借像以演法須借殿以存像今僧方慧觀梵宮頽故清淨世尊

染於泥沙慨然發補葺願欲被象生慳根扣其歲鉞月鑰之費問言
於余余曰大雄氏且不以天為履而謂其力足蓋天想其接靈有所
藏身有地何藉數椽之陋室為况吾邑災旱頻仍圮屋坏垣之莫
助不能自庇何以庇神僧曰佛以兼愛為道推其救困濟危之心不難摩
頂放踵以利天下今錙銖之財輟於踵頂吾邑雖貧窘聽此利之類
圮者故十年矣而靡殫較昔有加非盡布施之故也且其財之耗於不
典之祀者不可枚舉而乃於慈悲之聖過敬庶之前不勤懇誠而晚
視与拳而委之壑者同一忍也余聆其言有倫有脊乃宣言於眾曰
佛固無土非因麗像於此地分身說法亦与吾邑有共世之緣焉此
院當創造時吾祖吾父未嘗不与其事祖父闕無因之基構宏厥之
址而為之子孫者不能輯其漏而補其罅猶之輟乃堂構於繼述之
義何足况我大家富者搜其困蓄囊積貧者出其遺練緝糶及農
隙畢此願力使貝葉重翻曇花再吐毗陵因分其一址無侵樹衍彼一
枝其於邑之觀未必無小補云

書

上世俗奢侈書

晉傅咸

臣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匿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
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日之百姓競
豈其屋古者臣無王食今之賈豎皆梁厭肉古者后妃乃有殊色
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者賤隸乘輕驅肥古者
入網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

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今使各部同心各如毛玠風俗之侈返不難矣

答趙元昊書

宋 范仲淹

仲淹謹修誠意奉書於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雖未嘗高會鄉曲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不可不為大王一一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

35

擬名豈正而言其煩乎如象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其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霸王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於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病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心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護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群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統緒皇天震怒四討其不仁五代王候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

36

唐顯宗祈於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期而生
及歷試諸報中外所載不血一刃爰禪於周廣南江南荆湖四川有長江萬
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虐
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又神武表正萬邦吳越幼穉并
晉就縛其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
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
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
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為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
來所嚮必下令以強人猛馬奔馳漢地二年於茲漢之兵民蓋有血
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朝仁及天下邦本不

搖之險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鬥不熟
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眾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
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孫燮鄭人皆
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鄭國之禍卒如子產
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
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使統
兵四十萬五路入界者為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當賞
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強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
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
獲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風夜於懷雖師帥

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鋒刃之交相傷必象且番兵戰死者非有罪也
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之人^孝肝腦塗地
積怨累魄為妖為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
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
經畧樞密韓公嘗議其事矣若通關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
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王之老夭
下孰不歸其賢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
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
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名天下之怒不遂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
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度闕朝廷

每歲必有金帛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
以^戰避^可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化有改制補
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功上言請
招致蕃部首領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
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
在大王國者朝^廷不^截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王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
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
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否
則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
之副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

復勝侯趙仲一書

湯世顯

讀冊知極苦心度越偷吏百一第吾屬真人為世道出即多奇偉
並屬尋常所望三秦豪杰故當有萬此者

答正寧趙仲一

初聞兄已憤懣為神能殺讒者雖疑之而亦壯之後稍知有某公
之責言公豈為債者哉喪欲速貧貧亦士之常前弟附貽哲書
中勸兄無悔但當加餐一意經世出世之事何得如來書不平滿褚
兄與弟俱有二尊人官根新續何論但勿斷命根耳

墓銘

种世衡墓銘

宗范仲淹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於予予嘗經
畧陝西知君最為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
夏人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保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
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為大理丞
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窽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
當寇衝左可至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備銀夏之舊有是
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
兵民暴露故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
至於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升兵君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
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錢工復致其力過石故重泉果沛發飲甘而

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敵兵重圍吾無竭之患矣用是復穿故井其
民為牛皆大足自茲西陲保障患無泉者悉做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
署故寬州為清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迂供各庫副使旌其
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將帥不能思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
落申勞問如家人意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賢豪可語者有得
敵中事來告於我君方与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服皆
願效死青澗東北三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敵塞敵常濟河為
患君屢使屬羌去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
士卒也故功鄉而費寡建營田三千頃裁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
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問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
幣暨軍需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愛養士卒病者遣一子視
其湯餅常戒以答責期於必殲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亮臣
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
兼都延路駐泊兵馬都建制置本路粮草遷洛州副使慶历二年春
予按巡环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為用与夏人等相助為邊患乃命
官慕恩与諸族君長犒於城下與之衣物繒絲以悅其意又条忠順者
增銀帶馬鞍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而俾之遵向然得猾之
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為變時青澗既完人可指守乃請於
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
擇之予謂夏人日有誘吾屬羌羌愛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

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既至環安邊之利病大要在屬羌難制
懼合夏人為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為難聚糧則力屈損兵
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洵焉
有牛家族首奴說者偃強自夏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
迎君戒曰吾諾朝行勞爾族奴說曰諾是日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先
詐嘗與高使君結為說職又所處險惡大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
羌樹信其可失諾遂與士众緣險而進奴說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
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已至蹙而起之奴說大驚曰我世居此漢官無敢
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众拜伏額手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
屬羌咸服於君有元二族受夏戎偽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思

45

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盡以其地墜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偽
署如元二族者百餘帳咸服慄請命納其所得又券袍帶由是屬
羌無復敢弑君或諸族各置其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烽烽相告眾
必介馬以待之破賊者數四湮原師尚讓敏是川之敗戎馬入縱於渭予
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郿城又召君分援湮原君即時而起羌兵從者數
千人屬羌為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
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其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生
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
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主人皆善射
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為意前後經畧使交薦君之才能

46

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西
南古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藏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強梗在原為
孽寢及於環撫之艱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比有二川交通於夏戎朝廷
患也其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為宣撫使乃諭
君與原守將偕共贊其事君久恙利病即日起兵會偕於細腰使甲士
晝夜築之夏戎固忘此城君遣人入敵中以計款之兵遂不至又名明
珠等三族豪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無外援因而服
從君之謀也君震細腰月餘偏以苦寒城成而疾作廢歷五年正月
七日甲子啟手足神志不乱享年六十一葬於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
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敬河南壽安令祖仁諡京兆長安

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
初隱於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学稱明逸直高懷純太
宗朝再召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礼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
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起用工部廢得將作監主簿
五遷至太守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
橋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
子庙以奉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和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通郊禮乃
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於縣庭而請待罪府
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百
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

隋齊力故地借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合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
單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托章寃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污君
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怒之乃使人諭王知諫訟君蒙正內為之助獄成
流賓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弟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五州司馬
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純雪於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權酷又礼部
尚書宋公綬云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葦改知靈州贛縣君辭
得監京北軍資庫以同御交辟改合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
因從軍延安乃有故覺州之請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
者君推資產与之惟取季父高書而已蒞官能摘悉庇民青潤
与環民皆畫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豪長朝夕
臨極前者數日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
男八人長詒文雅純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遠之風次日診試將
作監主簿曰詒同州登縣尉曰詒郊社希郎曰諤三班奉職
皆有立訴記誼三子尚幼一女適兩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
數年聚貨食教孤矢撫養士伍字寵羌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
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謀者入敵中凡半歲間而羌誅握兵用事二
三人謀者還言某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事懷柔故其績不顯
銘曰嗚呼神君出於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果由直
伸还自瘴海試於垣權以從事意其出人捍羌之患又邊之民
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僕西部人也無所知識顧獨喜歌吟第常以不得侍善歌吟憂向向吳
 下人吳下人皆曰吾郡徐生者少而善歌吟而有異才無心竊鄉往久之
 聞足下來奉進士愈益喜計得一朝侍也前過陸子淵子淵出足下文
 示僕讀未竟撫卷嘆曰佳哉鏗鏘乎古之遺聲邪方伏褐足下今足下
 不以僕鄙薄幸使使臨教曰竊欲自附于下執事即如日休龜蒙輩是
 之願也僕聞之悚息不敢出一語應意者足下戲邪居無何使者三反於是
 乃敢布愚悃昌穀足下周易有言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故人莫祥于周
 莫不祥于異故同聲者應同氣者求同好者當同情者成同欲者趨何
 則感于人也昔者舜作股肱卿士之歌即其臣臯陶岳牧等賡和

歌當是時一歌一和足下以為奚為者邪其後召康公從成王遊卷阿之
 上因王作歌作歌以奉王即王戚戚入也足下亦觀諸風乎浏浏焉其被
 草若木也泠泠溶溶乎草木之入風也故其聲鞀鞀鞀碎徐疾形焉
 小大生焉且孔子何人也與人歌善矣必反而後和何則未入耳今足下忌
 鶴鳴之訓舍虞周廟和之美弗之武違孔子反和之晉而自附于皮
 陸數子又強其^所入僕竊謂足下過矣夫詩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貴死
 不貴賈不貴靡貴情不貴^所貴融洽不貴工巧故曰聞其樂而知其
 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莊被筒侈浮^字之界分也至元白韓孟皮陸之
 徒為詩始連聯開押繫繫數千百言不相下此何異於入市攫金登塲角
 戲也彼觀冠冕珮玉有不縮腕投竿而走者乎何也耻其非君子也三

代而下漢魏最近古鄉使繁巧驗靡之習誠貴於情質宛洽而在彼簡侈浮意
義殊與高下漢魏諸君子不先為之邪故曰爭者士之屑也然予独慨夫昌黎之徒
數子也請與足下論戰世稱善戰非孫武司馬穰苴輩乎然特世俗論亦
何則此變詐之兵也荀子所謂施於暴亂昏慢之國而後可者也僕常謂兵
莫善於六韜仁以漸之義以折之禮以治之信以驅之勇以合之知以行之蓄
之神幽而動之寔是出故尚父得之佐武王天下夫詩固若是已足下將為
武與穰苴邪抑尚父邪且夫固高不成不失為高超下者未有能振者
也矧足下負千仞之具哉夫狂夫之言聖人取焉足下誠幸而不棄請向
伏謁侍更一深論僕至願至願。

駁何氏論文書

李夢陽

53

某再拜大復先生足下前屢覽君作頗有乖于先法于是為書敢再拜獻
足下替其足下改玉趨也乃足下不改玉趨也而即猶僕文之乖者以後我其言
辭以詳其氣傲以象其旨軒翕而崎嶇僕始而讀之謂君我訴也已而思
之我規也猶我君規也夫規人者非謂其人卑也人之見有同有不同
僕之才不高于君天下所共聞也乃一旦不量而究于乖于先法茲其情
無他也子適我父曰子高处是古人影于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又曰
未見子自築一堂與突開一戶牖而以何急于不朽此非仲默之言
短僕而諛仲默者之言也短僕者必曰李其豈善文者但能守古而
足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出入由己乃為舍筏以登岸斯言也禍子者也古之工如
倅如班堂不殊戶非同也至其為方也固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僕

54

之尺尺而寸寸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之意與古形剪裁古辭以為文謂
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固襲其辭猶班固任
之因倂方班之方而倂之亦非班之本也此矣不可也夫後我二也猶鬼
之蹄魚之釜舍之可也規矩者方圓之自也即欲舍之烏守舍子試築
一堂開一戶持規矩而能之守指規矩而能之必併方圓而遺之可矣何
有于法何有于規矩故為斯言者福子者也福子也福文之道也不知其言福
己身福文之道而反規之于法者是攻子亦謂操戈入室者矣子又曰孔曾
思孟不同言而同至誠如尺寸古尺則詩主曾則阮陸足矣李杜即不得更
登于詩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予之同法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
平治天下者也子以我之尺寸者言也覽子之作于法馬蔭矣宜其惑之

靡解也阿房之巨灵光之昭臨春結構之侈麗揚亨萬庖之幽之寂

未必皆倂与班为之也乃其为之也大小解不中方圓也何也有必同者也

獲所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麗可也怡可也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

移因質順勢融鑄而木自知于是為曾為劉為阮為陸為李為杜即

今為何大後何不可哉此变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嘗由不求异而其

言人入殊易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之憲謂此也非自築一堂與自

开一戶燔而後為道也故予嘗曰作文如作字改虞顏柳字不同而同

筆筆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書勢

也字之体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諸心而本諸法也者不窺其精

不足以為字而矧文之能為文猶不能為而矧能道之為仲默曰夫為文

有不可易之法辞断而意属联物而比类以兹为法宜其感之难解而使之
者易摇也假令僕即今为文一通能使辞不属意不断物联而类比矣
然于中情思溢促语峻而硬音生节拗质而麓浅薄露骨爰癡爰
枯则子取之于故辞断而意属者其体也文之势也联而比之者事也柔澹
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者义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调沉着雄麓清峻
间雅者才之类也而发于辞辞之畅者其气也中和者气之最也夫然又
身之色水之以味溢之以香是以古之文者一揮而众善具也然其翕阖顿挫
尺尺寸寸之未始无法也所谓因规而方矩者也且夫之文也犹医之脉脉之
濡弱紧数迟缓相似而实不同前予以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诸美
进规于子而救俊亮之偏而子则曰必用寂以为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诸美

望以为含蓄但较以为典厚岂惟谬于诗义并俊语亮节悉失之矣吾
子于是乎失言矣子以为濡可为弱紧可为散迟可为缓那濡弱紧数迟
缓不可相为则用寂独可为柔澹濁切可为沉着艰空可为含蓄但
较可为典厚那呼吾子于是乎失言矣以是而论父子于文字病矣盖
子徒以僕规子者过言靡量而逆肆为崎嶇之谈植僕之乖以我
而不知僕之心无他也僕之文千瘡百孔者何敢以加于子也诚使僕妄自
以用寂濁切艰空但较为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而为言黯惨有
如搔痒去铎子何不采柔澹沉着含蓄典厚之真为之而遽以俊语
亮节自安邪此尤惑之甚者也僕聪明衰矣恒念子负振世之才而
僕叨通家骨肉之列于是规之以进其极而後极论以冀其自反矣

非自高以加于子傳曰改玉改行子誠將望白不相下願再書以復我。

再与何叔書

李夢陽

前書与子論文備矣然僕就謂不澄清事則空言不切不切不信夫
子近作乘于先法者何也蓋其詩讀之若搏沙弄泥散而不整又麗者
弗雅也如月缺詩妖逸亦道行是耳然潤大者鮮把持又無鍼線
古人之作其法虽多端大抵前疏者後必密半潤者半必細一字者必虛
君且早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謂法因規而方矩者也沈約亦云若前有浮
貴則後須切密一簡之內音韻尽殊兩句之中轻重悉異即如人身以
鬼戴冕生有此体即有此法也詩云有物有則故曹刘阮陸李杜能
用之而不能異之而不能不同令人止見其異而不見其同宜其謂守法

能異

60

59

者為影子而支離去真者以舍筏登岸自寬也夫文与字一也令人
模臨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書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自立
一门户必如陶之不治治之不匠如孔之不墨墨之不揚邪此亦足以類推
矣且仲默神女賦帝妃仰南遊日北上羊蜀接用古有此法乎水亭
蕙蕙風啟屏羅意不一字蓋君詩徒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為
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矯步驟即奇不足訓也君詩結
語大咄易七言律与絕句等更不成句而亦究其音節百年万里何其層
見而叠出也七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必七也僕非知詩者劇談偏
見幸君自裁之耳君必苦讀子昂必筒詩庶獲不遠之後亦知予
言之不佞不然終身野狐外道耳狂悖弗自觉縷縷至此悚懼悚懼。

与李道夫書

李夢陽

僕婞直之性孤危之行皎然難白之心自後世無知己久矣乃幸而遇
大君子者遲群而顧沙而收刈惜保獎曰日月增此真僕希曠之逢
然君之信善弗疑夷險靡式即古丈夫之事何如矣而隨場悲喜寒
懊異情者聞之尚有異聞之疑可說也信之獄勘者任拘提成後有
理法無克明之事無不寬之民如程伯者總司向而君詳而允者也勘文所
不載勘者羅網插入擬程伯永遠充軍而坐僕以故入此更不可曉亦大
可笑也蓋彼立意止欲害僕初勢不啻山墜然竟莫如何乃擬僕還
職而于參語則深文鉤陷迎附彈者我命在天聽之而已復何言復
何言執念遠逝甚遠無計縮地扼臂一談用泄後仰千古之怀耳跋

62 61

望光乾曷勝愴惋有便不吝教寄則為慰大矣

與李獻吉書

黃省曾

省曾伏跡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發以來好窺覽古墳竊帝
心於述作之途緣此道喪絕遐濶學士大夫皆安習庸近迷沿瞽
衣上者深領流結下者繼發放吐此騷騷所以空群而和至所以希貴也悲夫悲夫
不後古文安復古道哉聖代鴻澤流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嶽秀鳳彩星華
乃鍾萃于先生由是巴曲塞宇而白雪孤揚鄙魯強國而黃鐘特奏
云去勇不搖大智不惑靈珠豈握天池獨運主張風雅深詣學堂宜凡正德
以後天下標觚之士咸聞風翕然而新變實迺先生倡與之力迴濶障傾何
其雄也即如吳下徐昌穀少綜鉛槧作賦海濱既而釋褐紫庭與先生締金馬

之交每聞品論輒終夜不寢以思改日短而謂奮反焦苦矣方得彬彬然
高翔藝林惜乎命壽不將來見其止先生鑄陶感鼓而倡興之力昭
昭乎布諸耳目者不可紀矣昔曹河南汝寧人也國初以武弁家于吳
故今為吳人少從諸生因顛奇薄無風雲之便阻遏攀造然慈心積
憲非一朝矣曩時常謂丈夫生世進不得振耀王庭楊摧治體法展經
濟發揮聖謨即當表鞵躡躡周遊五岳窮覽六合舒豁襟抱遙長林
廬天壑撰造一家之言以垂託不朽告之交識或笑或噴白巖先生遂呼為
崑山人賦詩宏行將遠所向之高蹤矣計惟發軔時即溯黃河薄
龐宋都登龙门伏下塵以咨叩大君子洪慈究討文章指歸庶幾不
虛皓首但上戀老親下顧弱子踉蹌停鏡年近東流風懷不遂心

情鬱悵惟仰天啼嗷而已茲後不言齡美曷常恐一旦歟天則二十年景况之
松徒抱恨元堂尔矣公烏知哉敬因程自邑僭布区区且有清質焉
陋味愚瑣妄謂詩歌之道天功神解本于清流弗由人造故實
書顯乃言志泗夏標之嗟嘆古人稱唱直寫厥衷如春蕙秋雲
生色堪把意忘各暢無事雕模末世風顏終蟲聞鶴通相述師
如圖繒剪錦飾畫雖妍割慈先露故實雖富根莖愈衰千葩萬
蕊不如一葉之真也是以小夫或誇述高尚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
識鶴唳哀哀而含節鸛鳴嚶音嚶音以成章凡厥有聲無非律呂
之數也但世人莫察自然咸尊剽假古途難踐而此理未達藝英
雖編而正軌未開秀向雖多而真机罕悟獨見我公天授靈哲大

詠小雅擬情賦事一切合轍江西以後逾妙而北如元道乾物鴻鈞播氣種種殊
別新新與已而脈理骨力無不底極豈世之徒尚風容色澤流連光
景之作者可得而測公之藩垣哉抑賦索處無由多得珍撰每于士紳
家借錄諷詠洋洋乎古賦騷逸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諸篇通類
康樂近世歌行少陵太白古文奇氣俊度跌宕激昂不異司馬子長又間似
秦漢名流嗚呼感矣感矣昔李杜詩聖而文格未光韓柳文教而
詩道不粹豈惟聰識之難兼哉日月幾何力固有不逞矣何我公凝稟之
全而述作之備也往匠可後後哲難繼明矣以某一人而已公之作名飛遐裔
豈特江湖耕釣者之稱頌哉亦以見雲山煙澤有此好慕鄙生身管涔蛙仰不
知公果以為然乎何大後号称名流而迺為誇論曰文靡于隋其法亡于退之詩
溺于陶其法亡于灵运嗟矣嗟夫是何言哉隋不足論至于退之固謝亦

65

亦可少寬宥矣拙澁集稍不易評愚則以為登涉之言締緝密緻妙
絕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即之不得虽骨氣稍劣建毫而寓
目報書万象羅會便後代壇場之士內無之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為之啟導
也前新見凌勢固宜然文彥無窮不可欺也徒以体語俚非病之則三
百之中往往而是所係于詩者當辨其真不真耳排不排又烏足較
或執是而言是貴形霄而略神髓者也豈不有遺論乎嘗曾亦
焉知是非但于心有所不安惛則高賢凌証恐紛亂某者視所聊一
請質耳油美我公其詳教之南鳴之便勿吝板音鄙言教者借求劑
亦幸甚幸甚倘不即土命駕有日北望雲空之無任惘然

66

草莽中伏聞謝栢曰里卑懷無任喜慰比遇張生言抵食安健門客往來者
如常也則又慰又喜某私計不謂杖屨奉道顏令十年餘矣雖耳聾目
和眸神心注無殊曩昔然悲離隔泉親寢於東莫之寬也壯歲性狂
瞻麓高視独行四方是負意之所拂投冠便往以為軒冕之耀不若邱壑為
安于是一批江左再因古表阳心勇跡阻竟还相樓才弱成官者自鄙自嗤去年
室人喪亡子嘉猷孫孺泉爭婢貽顛毛神神失風志謂何臨鏡竊嘆述
卜城約州大陽山其地泉石幽曠想于茲焉老矣南望門墻山豈勝瞻恋

壽元亨 补

李受陽

正德庚辰之歲李有長公者年六十矣十月十日其生辰也傳曰六十始壽于

是都指揮同知兼會事臣友長史者雖在長史且訓導淨通判環司務彬儀賓

68

67

八人為長公者壽登殿堂致詞而稱觴焉蔡子曰德基業昌而色而康
申錫無疆以草子曰智因义方肯稱肯堂子祖有先王子曰夫鴻婦光借
老孔滅子孫行行郭子曰子如鴛鴦翔孫如玉踏伊稚柔良趙子曰魏謝曲
房純衣穀裳與青與映小字子曰甫田穰穰有稌有倉有牛有羊黃
子曰和親睦鄉族衍宗強縣徙邑蔡公子曰禴祠蒸嘗以孝以享威儀於莊
于是長公者前編觴客謝而其弟曰孟陽者亦前編觴客謝申詞焉曰
竊聞之好謙惡盈者天之道也既滿知懼者人之要也故視履考祥者終
始之端也生而全归者子輿之孝也是故君子聚之而必散以廣仁也負貸
無心取以拒义也内交不狎外交不淫以存礼也豫患而前危憂深而慮遠以
踐智也吾門事之嘉也見必涕泣而曰斯匪和之能安台祖与父之祗即一而
之喜况見曰斯匪伊之咎安和之席德人或弗循也見必訓之訓之而執弗循

也曰和弗忍弗之訓也人有急見赴之赴之而弗及曰和弗忍弗之赴也故憐者怀其患難者畏其义疎者慕其礼浅者服其智此所以既富而人不收布衣而有官位之尊垂老而横逆靡加诸身也斯长公之行也

端砚铭

李夢陽

世以眼貴而汝無此人其孔砾汝

二

台端若方女式靈而女式越若鈍靜亦乃式乃磨不磷涅不緇允茲在

相台

石几銘

李夢陽

李于獲石馬平而方为几焉而銘之銘曰

色乳之清質坤之剛扣之铿然平直靜方我有嘉 汝其傍汝憑汝依可詠

可錫我有兄弟友朋親戚燕無豐約采惟汝觀朝之夕之汝懼汝暱人情靡

同汝想則一路露露吞烟莹月短日孤贞介確先澤纒栗雖有霜霰毒

蒸后魑侵之不入而撼之汝操哉

缺 宋龍圖閣學士范公画像跋

岐邠淫寧四州八馬坊頌碑

唐 邵昂

垂象者元上昭乎天旃天知侔元者取玉下列守庾人核人驥練其德

亦已遠矣願言馬之志曾有意乎學若軌道为良坤元利牝狗從

涯水駿發中廬屈產貴其能鳴雁內多其美脊豈止宗生算其此功

施河西而已哉自相士運其天机發陽明其骨性夫贊泣其前後許

衛評其色毛悲伐性其股膺寒官议其唇齒麻朝訛其頰頰也斥辨其目
眸昔軒轅得之過寒門穆滿得之遊崑崙周王得之平東隣漢帝得之定
西秦我高祖得之四方至我開方得之五轆輸敵向毛蟲三百六十其誰力
多于是乎夏殷以还經傳莫紀周制廐馬始頒厥官凡十二閑馬三千四
百五十六始自王春併字尚六万騎也國馬全歸秦漢武大修甲兵崇飭戰
馬至四万匹是多守故自魏及隋天下駉以勞疲死轉數不足徵我有唐
之新造國也于齊岸澤僅得牝牡三千匹命太僕張万歲傍陇右刈字
之甲年間孳息成七十万六千匹屬張氏替我圉師敗官馬之教暫
失其序逮開元初僅得二十四万匹至十九年後成四十四万匹今之盈縮
亦不是过上耕藉之明年命我郅公典斯馬政公齊其飲食視其

良駉膾肉田疇涼細惡去害天子以公有伯駉宜生之德爰錫之

田日殫園養之功有堪宰相印名公入掌三事外司百揆調鈺鼎矣
解照帝慈美善果理于高後各單謀賜于伊尹帝曰若予邠之
後亮米惠疇僉曰元祐帝曰俞咨祐汝作司空兼牧牧圉李
公言允今才實允宗俗焉若朝駉亦不若步戰習戰步維之秣之
疏穉鎮浮受利听訟應燒應別斯一也才務天之寵未可涯也則宜
尚乘奉御長孫勗壽安尉贊國弼華陰之簿常當若并心甚
規鏡察謹賜書拔刃靡全庶机立斷倡昌門之跡乘行翼聖
仙借孝友之餘宜坐置卿相有原近浦非大而何雅所謂愷悌
君子子孫增第核英先是國家以岐上近甸邇土晚寒守州壤甘

涇水流悲澤茂曲且草地平鮮原當古公走馬之郊接非子大邱之野度
其四坑分畧坊其五在岐其餘在三部保樂第一蘇忠王之甘露第二
刘义尸之南善潤第三田敬董之北普潤第四邱業豐之岐陽第五
李行守之太早第六馬庆尹之宜祿第七曾處領之安定第八太子仙
正之八人者或折衝御侮或果毅嫻兵射御不違始終惟一又命朝
散大夫柳元德出書續總以統之章公敢行利物克壯遠猷忠心
效官不憚事固口授諸史躬親日為攻持執駒策馬驅馳雖極
蘇趣馬慰心薦扈人陳損益以示其方明賞罰以防其慢之封
準以程其課均及寡以節其宜告之以畏威申之以誘掖曰至古而
筐蟲敵而璣鏡除而茲翦而蓋借當循爾制無使我馬元黃抱負
私匪怨伊教君子曰善乎公之懼下如此欲辭福祿得乎人從語言焉賴調養將蕃⁷⁴
其類必謹其初故琴房屋尊祖也夏祭先牧尚養也秋祭馬社敬乘
也冬祭馬步存神也然后時其食飲其肥羸一其種性殊其卑懸旌別
淑惠無相奪倫試言夫名且曰秋狀其名則河血山子桃駱綠耳金喙騰黃
騶吾吉光蒲梢放服野塵城鹿白奴鷄斯蜚鴻母兒遺風腰裏茲白
鉄離項王之騅符主之驕桓氏之驄晉侯之駿魏公絕影唐國驕
驕刘之的靈吕之赤兔其狀則八尺之駮七尺之騾六尺之駮三尺之果
下文臂花肩陰唇白顛握腕似足比蹄素息編形如練紫目如
電有駝有騾有翎有騶騶駘異羣驪驪亦分散如擗錦駮若屯
雲若迎審其容貌觀其尾鬣司其正骨鑑其面毛膺為宜殊肘

为咸陽幹为弟方背为闲光水火又明城郭又张逸躍翹陸趨趨响顧陞
嗽訖草降阿欲浣駸而翔駸而走如龙如彪或寝或叱居駸至特立仰鸣
俯噴威仪变態不可谈群田事既多罕容文備有馬如此何憂乎畜
是判官长上果毅都尉成公稚贞尹承顺兼滑寮吏及四郡齐人公方长
户因雅然相与谋曰天子亭育我邠公覆露我李公司牧我幸公噢咻
我君臣同德其利溥哉君不毛举数事指牧火较雖隸圉之後将不食其
餘且保樂者陷石門馬坊也其旧制偏狭多厯年所棟折椽摧隕
墻填塹甘露先置在九成苑外土良薦美不逮苑中今該教公得清
於帝有诏令新保樂從甘露所云翻并許用正錢今則以粟抽掌闲供飼
国馬教内商權納其資課迴给工人計一岁省庫錢七百貫有奇以約財

裨国其利一也甲令曰诸坊马每年四月十一日停料野外今则以三月中候陽
崖境盈春草先长使停橐穀俾逐川原計一岁減收粟四千石其杆二万
圍篠束年之用以随时預蓄其利二也八坊营田一千二百三十餘顷折置十
屯密近農家悅未租墾王在京邑則稅其生留天旋洛师乃藏厥
嘉實以中收貯二万五千石新蒸焙之以安貯尽地其利三也又緣馬所
須羈絆剪刷舖履者皆用油藥灌刮之物又甞除之器比年比昔旁
旁州县长度公钱珠求進时不给其用寢以承弊人多懼良令則叔差
夫丁率自采造成二万六千五百三十石并枚具岁中省百姓供費三
千貫以梳煖激惰其利四也内厰馬每年有瘠者病者老者疲者
擇其不任者以頒诸坊则必誨之艾之行之節之保其跳梁俟其或膺而

後入之以內癘起廢其利五也是五者有仁人焉有正政焉何独師古始為
成憲則知存邇公之教可以阜從李公之法可以經從三判官之幹豈豈可以
事事無留從李公之望豈豈可以孜孜不怠古者有勞于國則紀之有功于人
亦紀之里克賦在桐之傾燕公築豈豈修之作吾從二史臣之後是敢墜于
斯文其詞曰天生乘玉兮德山陵津焉于阜兮屢惟休至微君命臣
力兮庶績其疑八方載就兮吳東斯昇岐山之下兮田疇好涇水之將
兮多媿草繚垣墉兮積如甸棠天馬來兮從東道羣羊紫燕兮駢綠
蛇骨象奇兮仰帝威毛御風兮蹄踐雪舉似龍雲兮低噴沙既伯
既禱兮無災害有弘有容兮真沛艾編身朱鬣兮又白顛晚影
長鳴兮聲造天令安匹兮誠為友吾君取兮壽十年

寧州狄梁公廟記

宋 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廟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奉焉
嚴嚴身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
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孝之外猶如日月者敢歌
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頓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
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泣有陟岵涉此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吁
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瘵公識之曰奈
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訛睦不協感公之義
欢如生平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丞決諸道帶獄
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叔善才坐代昭陵柏高祖命殺之公抗奏

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囑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树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
謂假有盜長陵一杯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于不道帝
意解善方得怒死吁嗟乎孰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
乎高宗幸沙陽公道出姬女祠下彼俗謂感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
萬人別開御道公為和頓後曰天子之行風結清塵雨師洒道彼何害哉遣
命罷其役又為公江南巡檢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唯夏禹秦伯季子
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吁嗟乎神抗正之而况于人乎公
為寧州刺史能撫循夏郡人紀之碑及迂豫州會越王亂后緣坐七百人
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傷
陛下好生之意既成後毀之恐不能定彼咸非本心惟陛下矜焉有詔貸死

79

流于豐州道過寧州之旧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非耶相携哭于
碑下齋三日而去吁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焉死而生之豈父母
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卒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应光輔
怒曰州將忽元帥邪對曰公以三十万众除一亂臣彼皆從單聞王師來棄城而
降者萬計公縱暴殺降以為功使此輩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志方輒馬劍加于
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秦公不遜左迂復州刺史吁嗟乎孟氏有言威
武不能屈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乎公為地官侍郎同鳳閣直學士
為東坡臣誣稱下獄公曰大周革命万物維新唐室旧臣甘從謀殺因
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子吾何能
為以首能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吁嗟乎編罪之中不又不為况有學之

80

上乎契丹陷冀州惠公为魏州刺史以御寨焉時河朔震动咸犯民保郭郭公至
下令曰百姓復尔業寇未吾自留田之故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
羅成陳勣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疑之北兵再
寇趙定而公出爲河北道元帥故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敵人所脅從者咸
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賢
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
衆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豈乃有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
武士歲時之間得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方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念
未厭唐德則天怒令果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
陸不勝官中無子也後命果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向閣中則天曰我夢鸞

鵠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利異也是可折乎時
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屣言不奪也一旦感悟遣中使密詔廬陵王
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于堂意外而問曰我欲三思群臣與不可者惟侯
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任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天子
天下之尊亦一極而天下動陛下豈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
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執我國軍陛下奄有神詔數
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后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執親子與姪執近立廬陵王則陛下
萬年后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與社姑之理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
下其圖焉則天感泣中宗使廬陵王拜公而謂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
公哭仆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也已而奏曰還公

無以孰為太子復置廢後王于龍門備禮以迎中外之悅吁嗟乎定天下之業斷
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留定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
為曰可為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令宰相李燭蘇味道是矣豈文士雖
疑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曰此勝之心也公曰荆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
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于公對曰目前
言張柬之雖近洛州杜素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張易之
輩反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吁嗟乎薄女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
又嘗引拔桓彥範敬暉姚元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公之勲德不可泯
論有以論數十方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凋金石不泯未變于
天馬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果能復
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時伏道縉紳之中顛而
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謂公之祠而述焉且系之曰商有三仁弗救其
天漢有四皓正于未存嗚呼武暴如天李亨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哉
公哀傷極天之亡送長風而孤寒寫逝大川以独航金可草公不可草
孰為守剛地可劫公不可劫孰為守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撥天子既臣而皇
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灵万年垂光意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文順城碑

張載

記曰兵久不用文修武廢天豈言我宋羌燕而劫恃地之疆謂兵之众傲侮中原
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奪者姦縱殘何以令下謀謀于朝講兵于野德
刑斧誅迭付能者皇白王范侯開府于庆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羌地

武兵動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強徐以計勝吾視塞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近
却橫竿縱余與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保其心躬將吏曹孫軍師
走卒交口同辭樂贊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巾
牙帟出卦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卒汝弱汝女汝散金汝奔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既
戒既嚴遂及城所索不其士編繩奮鉞敵騎之東百十其伍自朝至暮各積我
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其我乘及我未備勢虽不敵吾有以恃愛募強弩
其众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闌以力去則勿造器我以後賊之
逼城傷死無數莫大我加困潰而驚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迨無遠城之維堅勇
不累日池澤以完深以如泉皆焉如山百万雄師莫可以前公曰降矣吾议其
旋擇士以守擇民而迁書為賞才以飲以延圖列而上上屬聞于天天子嗚呼
我嘉汝賢銘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

守神玉泉观喬真人碑

元 王志貴

道之無形也天地得之而分判道之無私也日月乘之以運行及乎万物因之而長
養其于道也則亦無能名焉夫万物並作而人在其中矣且人之生也感天
履地負阴抱陽道備乎人人灵于物通天下均一道亘古今惟一性或有迷悟
之別聖凡之异者何哉盖道为凡者以其心逐情逐性随物幻棄身博
利捨命爭名雖聖人有所不能化所以執迷于道則失之为凡矣其為聖
者則不然以其修身養命鍊性明心道德兼行忠孝兩尽感念仙真默存
忘化所以間悟于道則得之而为聖矣其于当世豈無賢者焉不特率
是尔遂何由知之昔元陽經道顯德喬真人飛陽聖化自然郭真人地自

雪山鳳林人也夫志超群英姿異眾壯少友悌二人信誠俱共適於懸河思煉
塵于七夏幸契宿緣獲參鍾呂遂詔以修煉之方明以神仙之道惟崇
法海未究其詳期年升舍乃排五色之石以象五行之數指示曰此浮沉之尤究
也此顛倒之坎離也此固非身外事也言訖不知所之而又閱歲復游諸王重遇
仙祖備述元旨仍各賜以火棗命令食之方拜謝忽失所在唯見履跡
之中題鳥兔海蟾之字了然頓悟心室洞開擒玉龍于室鼎伏金虎
于丹台揮扇万象剖判三才運陰陽在指掌攢造化于胸懷性丹孤園
先天內炁或言人未服之吉凶或言人未然之禍福現身于石棧引進生
徒游神於花園化修觀宇鑄節吸地而示并摧山解土而昇空云至于隱
顯變化莫測神異莫可得而紀也道德備具功行滿成嗟世界之無

常念蓬萊之有永蛻出有累昇入無形與道合真超凡入聖玉飛陽啟
道于河洲宮名大隱元陽登真于中表漢觀苑仙源心印授青峯上德
並為真人元陽洞照靈寂靜真人皆悟道修真存神葆積出有入
無聚形散氣法業溥施教風廣被于六合御氣逍遙萬世傳揚于
名位是以知執迷者則凡穎悟者果為聖矣向之所謂迷悟之別為
聖凡之異者夫何疑焉合真子郭君又入室之高弟也絕志述事
克紹鼎鑪大開化度之門恢闡福田之地歷觀此地奇偉若斯昔號蓮
池之花又有龍泉之水願茲山勢排揖東朝瞻彼崇岡盤桓而至在右而
青龍倚伏居右而白霓潛藏河流曳練花木舒芳斯為盛域宜建福
堂雲朋和友共力施勞聖除荆棘艾刈繁蕪歡欣開拓于鴻基踰跋

修成乎宝殿两庑羽觞中立元壇輔之以方丈精廬擁之以重樓層閣厨房
庫室帝館雲堂倉廩鐘磬靡不備具配玉像尊五殿而清雅金光輝
映于丹青及夫藥園蔬畦磬磨油燈以奇件悉獲其全勤恪因緣而莫
辭其勞接待方來而不以為倦是观之兴也名之曰玉泉山真仙源之流派非
鳳林之枝葉乎俾夫悟元之子趨入於元门味道之徒優游於道域誠為元綱
之梯級教海之舟航也光前益後豈曰小補之哉師因一日諭著為余曰期
斯观也其果有自請以碑銘詠其事实公其為志幸與固辭志貴俯然
拱竦然避席曰弟子不才因敢造次囑妻再三姑洵始末以壽貞珉庶
覽之者知鳳林之道宗商流傳綿遠不息而宏教修真者莫有如此
集其永傳于無窮也固宜

鎮朔樓記

明都穆

90

89

沃陽之地山川險固為南輔保障其城自昔倚山為之北門之上有樓焉
相傳宋文正范公為經略安撫便時所建歷世既遠樓日頽坏今太守憲世瑞
公前總制三邊時按臨沃陽觀斯樓之頽圯慨而有重修之志後以邊務方
殷未果既而右都御史河間張公晉巡撫其地欲為重建以还朝而止茲者
公後總制三邊遂決意為之問以屬兵備副使張君南與知府張保天相
合計其費遂同知崔高沃陽備指揮吳琛專董其事樓為七楹其
崇五十尺深四十尺皆視昔有加功兴于正德癸酉二月七日至六月三十日而
告完先是西城之下有溝焉自三百尺為城中泄水之處塞者久吳總制
公仍命疏之甃以陶甃瓦限以鉄欄其兴工之日同乎樓而成之速先之由是

樓之層層翠翼飛龍然燦然真足從尊觀視控邊陲而滄水復通並有壅滯
城中之人得免水患斯二者皆為政之要務總制公之功當與之同為永久而張君
之贊画與二三執事亦与有力焉穆令公奉使過庆陽而樓適成張君与穆
以酒落成之翌旦復來請記將刻之石穆聞之天下之事其成敗若有數
而實繫乎人斯樓之將傾人莫之顧盖有年矣幸而遇總制公既去後
來竟畢初志殆天留以俟公使之繼夫范公也哉昔范公有云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所以出入將相重當時留名後世斯樓固旧所置
公其心范公之心者乎穆學識荒陋言不足為斯樓重若浚濟之事則并
及之故不辭而僭為書俾後人得有所攷焉

華池雜記

李夢陽

華池古樂蟠縣也故城川華池东天子海夫人洞并故城川蒙恬斬山堙
谷處也今馳道道馬稍东則場周城也牡丹園華池城东北太和观牡丹園西
張將軍華池城北边路將軍名吉范仲淹卒也以其死贈將軍詳見郡
志兴陽洞華池西崖也不密陵庆陽东山傅芥子墓西山范仲淹宅今為
府庫范化仁遺棟令為府儀門過木參池庆陽城鑿釜通河处臨川閣參池上
宇將之奇建令度武威樓庆陽北城樓也宋建公刘廟在庆陽其西壁画
周三十七王云字子曰余如華池在宏治乙卯年馬居蓋三年云從子游者
尉氏左国凱庆陽高尚志暨其弟尚德華也王佑

宇州重修文廟記

薛瑄

聖朝建內外廟學所以崇聖道養賢才以臻治道之隆天下之政未有

重而先於此者是以列聖相承莫不邦重其事寧州為陝右之名郡郡之廟
學宮建既多歷年漸至敝漏遂有屋宇當建而缺於是者前有司顧多務
因循而莫之知重學政因而弗飭令知州事山莫縣劉謙發身鄉舉歷官
東菴是州視大成至聖文宣王殿宇及兩廡學舍等屋俱腐瓦腐坏風
雨穿漏無以竭虔事神考業育才大懼不能仰副列聖申重庠學之意
乃先作大成殿次易兩廡大成標星白瓦木而完新之規制志有加於前神
庫神厨宰牲房亦皆事神之不可緩者悉加新理焉明倫堂後堂東
西兩生徒退修之室或仍或增俱作于殿廡既完之後其所需瓦木丹漆百
物及工匠役夫皆愛之有法既儲積有素又取之在官不歛一物於民而坊其
作業始工於天順元年三月畢工於次年四月由是廟堂屋宇靡不周備二
守王衛協謀乃具其興工竣事之本末遺告人者千餘里求求文于河東薛
瓊將鏡諸石以垂諸後夫國家建廟學有關於治道重且急彼如劉守乃
能知所重而篤修建之功如此固可書已然而為生為師徒者亦豈可不
因是感發而各知其所當務哉故知隆治道必本於養賢才才必存於崇
聖道則為師者必當以道率人為生徒者必當以道治己教以道立才以道
成推之用於斯道之澤無往不備庶幾有補于治道而止不負家國建廟
學之意亦于劉守興學之政為有辭云

孫真人洞記

呂顯

郡治西南有巖數百仞面城帶河春夏之合芳碧石迤暉若冬與秋古木黃葉
穆然出惟殆盛境也居士羅廷焚有感于真人之德初建洞室一所崇奉

香火深若干洞若干殿宇三楹門扉案牘諸物咸備始于某年终于某年郡
人無遠近欽輸爰祀焉洞側有清涼寺相傳謂廷贊之母某氏施地造宇
廷贊蓋世繼其若也洞完工訖破石其旁俾予識之予病且長矣何能為
言偏思少年之日嘗讀孟子第人之為品推其極者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
不可知之謂神未達其志有教之者曰美而且大可據也若化之則所蘊蓋深難
無美大之迹趨乎美大之妙觀諸孔子所言共學適道可文皆可與也極也
者不可身也極其化之謂乎又教所謂不可知者若堯之於夏民無能名舜之
弗達誕敷耒耜孔子卓尔 從如天不可階皆不可以易而知之也使其可
知則亦不謂之神矣予謂真人之治行將亦聖而不知之神乎醫以約
妙及通劑灸針自貴達戕罔不神德艾炷禿物皆有濟以養太和以

至德戒五畏以存真其視孟軻靈照隣者似持於施矣然後昆明之北著
千金方極昆蟲之命著福祿論他如撮養錄氣訣福有論枕中素書諸
篇皆昭晰無隱又相去數百年祈禱輒遂于旦夕是悠久難能也隱居太
白不為世用辭園子持士辭諫议大夫独孤信許以聖章唐太宗嘆其
有道似同人跡矣然靜明自持或隱或見未有定形乞雉黃而天使索
跡上謝表而朱書隨化乘白鶴騎黑兎神遊八極是奇異難能也昔
魏徵渚人修齊梁周隋所遺之傳通百家眾技之說似道所同矣後
五十年有聖人出俊侑貴顯佞禍知兵孫博属于齊鄉是知來難能也
道洽古今高談正一深入不二似崇莊摩詰矣推步甲乙度量乾坤浴
下閭安期未足与儔也又自言前白王年酉年生今九十有三詢之鄉里

咸云教百歲視聽聰神未偉茂聰明特達而不死是皆其不可知者也至于
言人事不过治心治身之要如曰胆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又簡且約也唐史
傳于隱逸固也然其用不止於此善俸不立于絕俗不居位而有常尊
不食祿而有餘福名得而譽永要在而無乎不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其達天地之理者乎予因請識而述所聞用質于真人冀用示于萬
一云

重建三官菩薩廟碑

王士吉

二教者何釋也道也殷者何安二氏也修者何居士何通公也王公成也玩也
玉也陳公順也諸公何為而修此也有所因也因者何也古之所有而今靡之
也華也北門外照壁屹立塑佛小像古所有也然清者佛之教也今日風雨

97

之弗蔽也善痕之蘆生也香火之久肆也供奉之立人也茲移也瀆也莫之
以云清淨也何公深有愛之嘗語諸人曰古者建邦設都必以廟視為先
所以淑人性也化強暴也今日厥壁頹如厥像拘如靡所仰也靡所敬
也吾輩輩盍闢之于其曰新之手其新不以可乎諸公廼欣然從之遂取厥日
也捐厥財也佑厥功也課厥成也毀厥壁以寧厥院也崇厥基以深厥宇也計
其費可值百金而其成未及一載芝坪子過而拜焉游而觀焉遂仰而嘆曰夫
哉茲殿也宿成茲謀也碩哉茲舉也人性皆善而有所仰者易以感也老
子以為已浮屠以為人均均乎為善也均均乎之教也而常人者無所仰于上則
無所惑于下雖善弗著也是殿之美如此則雖农夫樵子亦知其有聖神
在上善心生焉畏心作焉愧而且敬翫副而且拜者而况于朝經暮拜不有

98

以功一方之信守者哉是故縱欲敗度者志此有成也越祀犯者志此有警也
卜吉察祥者志此有徵祈天永命者志此有歸也視彼城隍既與補於一鎮之扞
衛又與闕于百代之功德者其可同日語耶余忝居詞者故不揣鄙陋述之
以告來者

重修郭范祠記

馬文昇

生而為名將相沒而載在信史使人仰慕于無窮或血食于千百年之後而不已者必
其有大功德于生民社稷夫豈偶然哉古之人有能之者其惟宋之花文正郭忠
叔二公乎康定初夏賊趙元昊拒命有侵犯中原意而延慶被害尤甚時范
雍在延州賊圍之孔急環慶副將劉平石元孫赴援陷沒事聞中外震怒為
文正公請自行遂命公知延州公至即選練兵士修葺城隍尤主和以招徠之

99

100

賊有異以延州為事之言而奸謀為少沮焉既而公與忠獻公俱為招討使節制
鄜延環慶諸路兵或主戰或主守戰守皆得其宜與夫險要之處悉築城堡
舉諸名士以守之勢相連屬綜理周密夏賊知不可攻遂斂兵不敢近邊
終不得以逞其奸謀關中獲安而宋室無西顧之憂者皆公與忠獻公之力
也后二公俱為宰輔其精忠大節豐功偉績載在史冊昭然可考惜乎文
正公未罄先憂后樂之志而卒當時民仰公之德故于鄜延環慶皆建祠
以祀之宣和中經略使宇文虛中奏公有大功今庆州有公祠合古者有功于民
以死勤事之法乞賜祠額詔賜為忠烈歷金元至今其祠不知毀于何時成化舊
寅边方告警予奉命統兵守环庆尋三公之故績而修復之賊頗知懼不復
入其境而民賴以安况在當時者守土任事者天官亞卿姑蘇葉公奉命巡边

以文正公乃鄉先達所至必訪公之祠而謁之以序之祠毀為意予以公之祠得賜款
始于成化今祠毀而不修乃予之責也遂令藩司參政胡欽孫軒和府王貴同知
薛祿卜地于府學之南鳩工聚財民樂為之中建三楹為正堂東西兩殿及前
門各三楹后五楹為退堂左右廂房如前正堂中塑文正公并增忠獻公
像余以文起之也經始于成化癸巳秋九月落成于甲午春三月規模宏敞輪
奐一新二公之英靈必安于此矣念謂不可無文以化其歲月請余為記予聞孔子
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蓋
言仲有攘夷狄之功使與仲則當時之民不為夷狄之俗昔二公之在閩中當元
吳士馬精強完視中原之日乃能同心戮力以禦不之使民無蹂躪之苦而免左
衽之俗其有功于社稷生民也大矣其功豈不高于仲哉又以其有功于一方者之可
比或宜乎延序之民建祠以祀而後人景仰于無窮也或謂文正公與忠獻公共事南
中功業相等今民建范之祠而不及郭者其郭不及范耶予曰是不然范與郭
俱賢帝治世郭兼秦鳳以祀兼保序在序之日久而民之愛之者深又沒于郭公
之先非以范之功德有大过于郭也不然天下後世稱宋相矣中功業之盛者必
曰韓范合而祀之夫豈不宜道按之士登斯堂拜二公之像者忠君愛國
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予素古^慕人者于二公墓之為尤切故不辭而為之記

正寧縣開渠漢田記

謝國祿

正寧公劉曰強詩之咏公劉曰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嘗年與水利以為民生
者可為后世法程至明也罗水发源于午而达于泾者上下近二百里水下
地高似难漾漑然自上流导而引之自沟而浚而畝則河伯亦可济雨師之窮

也余甲子來宰茲土至乙丑春庶務就理乃率耆民踰郭而問農桑見具樂
小河甚西長沟諸流水勢湍洄可事溪澗逆命地主各事各備錫因勢鑿渠
于園畝踰月而浼洋兩及者于餘頃隄而望綠畴滢滢青蛙將游耨鋤
往來堪入繪圖或曰是役也百年曠觀宜為記之予曰孔子有言因民之
利而利之斯不棘惠而不費乎夫天一地六自然之利也往予治費時亦嘗
開渠數釜并溪田二百餘頃諸大完謬相許可見之薦剡然亦不過因勢而利
身之身予何德焉倘天監明德昭格于下箕風華雨屢書大有區區涓流又
安用之若夫開源節流使池不竭頻泉不竭申雖望洋海若而承流宣化以
自附于江河之細流者予不佞又何浪焉

後修城郭記

馬理

字州南臨九龍東北臨字江馬道三河田有南園城居果時牧守司空牛
所築后無考或化初參政米公美其年之少久就顏嘉靖甲午夜大雨百川驟
溢山河水冲襄陵而下遂冒顏城入捲閘人家殘存間有澤至臨澤洲
南而出者有雉出之門砥柱山巔至汴而出者亦有居傍大城阜地波淺得
避而生者然千有二三維時九川呂中丞謂巡撫南自甲午中丞當以修城為急
于是坐委滇南汴濱李公文中以左轄少參分守此地而民至斯不勝
悲歎自集撫經之餘受議築鑿之舉乃白于上官行謀僉同乃詢于下
民後志不遂鳩工集財卜日行事令州守趙侯秉視董之同知陳
侯濬副之指揮唐侯江參馬下地築高二丈濶一丈五尺女牆高三尺長
二百七十五有奇高城築一丈五尺下濶五尺長一百八十四又有奇女牆

西南各門門窗有樓三間下濶各四丈高各丈下色鉅屬上堂精磚牀用石瓦
和用糯糯經始于丙申七月十有五日落成于十月十有九日同集宴身安惠
克吳定憲適逢其于是州人致士二字梯子純具狀舉人呂生顯密書者合曰
是役也少矣之心賴我于溺又從而衛之費且官而不與飲後非久而民不勞
詩曰嗚呼君子民之父母公其有焉願吾子記之理閔之而嘆曰少矣公明而
執廣而貞廉而柔陽易而陰有涕為為斯底績愚昧之于同寅且知
公非徒令也是故美斯役而樂為之書云

滑原遺愛碑

張鳳翎

環古而鉅城也于唐宋為州郡其地周圍千里延守固遠峙三面環址
相連接土饒物人剛武風俗朴愿斬木揭竿未之前聞逮辛未變起

105

延西而鉅角城三山堡一迹為舊府之區迄庚辰舟中皆故多作難外侮頻

106

仍因而城社墟士民散彈丸不保全陝震動繼而達李少府以美西奇勇
子慷慨激烈士女相繼死難者弗少于今名湮沒不傳其時儼有長史如棠

朝歌者詎至此乎是以邑人士入蕭關眺望吳天武顧荆棘之丛生所

兇狼之夜嗥未嘗不痛哭流涕也前此尹茲土者惴惴焉入環是懼

即入亦罔效濟南滑公以甲戌年寇功擢環令至自戊子之春推手

哲意毅然恢復之志且曰備地之兵吾亦子也豈甘心此哉其慨尔

為非者不過飢荒商站與糞墨吏漁猎豪胥敲吮而已予來毋

恐即他塞亡命之子本地游手之民既各吾民有辨士著尹保

甲之法在于是率寥寥數十家所為乃室版土益作糧遠南城

樓成焉遷民之有勇知方者以都司防守官之相与枕戈城头沐雨櫛風四歷
寒暑而侯之神智使氣猶如一日雖越人之卧薪嘗胆或末之遠过也侯
为人朴直甘淡泊寡言以天推赤心置人腹中招集士民流寓西夏親詣
其地劝之集中泽者以数百计賣刀劍者以千萬计而一隅安三秦安者
侯之力也初入环即议建学越庚寅而成延社师郭子洪都絃诵講習不
辍今年春补修景福寺並及一切古刹其为民祝釐者何周也新集
之众劝令墾荒田罷租稅弗催民以編徭樂輸法保法旧額從之是
年武功四乞女教覃敷天祚明德年穀順成遠民謠曰我有庙社維
侯祀之我有墳墓維侯守之近民謠曰我有田廬侯代治之我有子弟
侯代教之然則詩歌所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非侯孰當此守先是直指
雷與公按部至此幽廉得疾狀有有胆有識之獎洵知侯哉其一時臺宪
与郡守丞允明諸公僉曰有種刺史宰环可免北顧矣或授以方略或
优以礼教其為當路鑒賞者如此翎十年瑣尾吉敵穎秀于民社與補癸
未冬草恢復一疏未几聞侯賢且奉若神明翎將遠游涇水适庠生常
子文煥石子大器等屬余记將勒侯德政于石馬為之棠輅大略使后
之君子知所採擇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必有踵是武而繼起者矣

修郡城記

本朝 楊藻鳳

順治十有五年四方底定百谷升英天涯兵氣漸消為日月之光居是土
者有未雨綢繆之計官是土者有思患預防之圖爰奉
命督修城工慎固封守然京城倚山為界據層巒峻嶺之上羣峰拱揖襟

帶兩河天塹之雄也昔人城此豈曰無因計城周廣一千二百二十餘丈計垛口二千五百三十堵計敵樓三座窩鋪二十四座計水口如子尋兵火以後日就圯塌城垣雉堞十壞二三故樓漂潰僅存其址水口崩頽不歸故道余履任慨然有增修之志而未逮時士紳以風氣之說告改南門夫南門旧居選地自改雖位三餘年灾禍叠見科目漸疎都人士致疑于斯雖休因壯相良之驗未可尽憑而謀獲于卿士庶民之口不得不從于是安化邑官杜濬遠同庆陽衛官張度總全城之勢以估計之約費二千七百餘金具文以請夫荒殘之厲公帑空虛民力艰阻物力將何所出該命分守河西道張元璘率文武官員捐奉助修迨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扈申忠巡歷庆陽登埤俯眺覽山川之形胜瞻繡錯之輿圖謂北幽重地南藩關陝北控戎羌可使頻年荒墜不亟時修葺以固吾圉乎首出俸金以倡隨奉督撫藩及五屬文武官捐貲如額迺鳩工庀材命府佐吳貳分擬以董之紳衿耆老以稽察之自四月初七日始至九月初九日告成新築南門樓二座重修東門樓一座西門樓一座故樓八座窩鋪二十四座補修城垛七十九堵水口則自下而上層累數百尺始復旧觀計用木植磚瓦銀一千四百三十六兩零二厘四毫二千六百零二兩零二厘四毫計用木植磚瓦銀一千四百一十四兩零二厘四毫登城周視則層樓峻閣高出雲霄絕壁孤崖下臨無際自明季迄今數十年風雨飄搖一朝振舉金湯鞏固磐石奠安豈非万世不拔之基也哉所可慮者城市荒涼居民寥落散若晨星使居是土者思為革弊甦甦之旧漸次修葺不數年而廬井依然使官是土者養教大和平之福如意招徠不數年而烟火萬家馬牛自不空窳處以東古先聖王

之意犹有存者後陞守園其旧邦维新之一验与

修復合水县城记

同上

丙申冬予以驾部奉

命守庆阳

陞辞之日同朝诸友为予曼曰庆地土广民贫率多逋负邑无城垣统称
难治予往其地旃予曰唯唯或为予贺曰子有为有守盘错可试必能治庆
予往其地旃予曰唯唯爰星驰道就越明年春单骑入境览厥风土地荒
而不治鵲衣鵲面目不忍去既修城市瓦砾盈目有故宫木黍悲雨下車偕二三僚友
交相劝勉除秕政汰冗胥招流亡息讼狱进诸父老子弟教以力田兴行
務养悖大和平之福与吾民相休息焉时亢暘不雨人心沟沟奉上檄

112 111

率属步祷灵雨立应秋田大丰积逋日输岁微如额不觉残疆之

有起色弟郡辖五属两邑无城非无城也有城荒陲不可居也如合水自

先朝寇乱官民棄封疆不守近二餘年长吏露处华池郵亭予心恻

之乃谋诸东协管李司李王君及合邑令为復成计工费所出各捐

已俸不劫正项不科民钱议成上渚直指力赞其说之可行遂择日遣

捕官率夫役往芟荆棘九月一日县官督绅衿耆老招集居民识别旧址

四日予同协管李官量带兵马驻郭外入城料理满目蒿蓬城垣坍塌

门禁倾颓官衙民舍略无存者唯古瓦苍鼠阴房鬼火时相出没耳今

诸士绅班荆坐议百姓环列以听众犹疑之予多方譬晓士民乃领然

首肯书名愿入城者三百餘家十七日告土兴工伐木于山采石于涧

填瓦于陶鳩工于四方度其材程其力各償以值分責紳衿某某督某
匠督某夫邑之官戴星拮据以考之一人一日之功倍于数人数日而民忘
其劳刻期于十月二十六日城工告成官入居之民之挈篋相携妇子接踵
至者如归市焉雖規模草創尚需米雨綢繆然久废荒居一朝振
举屹若金湯豈非吾民萬年之計歟后之同志其念茲如哀鳴甫
集締造方新生聚教訓之是图毋吝苦之母腹剖之將見烟火万家
可立而待而予之守斯土也不特上無媿吾君下無媿吾民亦可藉以答同
诸友晏予贺予者之一端矣夫

顯聖王廟碑

申鼎鉉

凡山川封域之神能捍災禦患則崇祀之蓋重民也邠以西風土高燥
匝旬不雨則民事之辛勤束手矣審如是天行愆而人事窮搏挽之莫
賴焉夫鉢水興云一指致迷天之雨崖火舉山河伯解如焚之危况德為
至盛上聖極其闡揚陰陽合漠品物資以流行者哉靈湫顯聖在正
寧之東曰湫頭其由來載諸里中廟碑至唐貞觀時以禱雨有應
建廟加封焉宋元以來浸被茲寧者固非一日矣甲午夏商羊輟舞
父老嘆曰瘠土窮黎汙邪是祝今旱魃虐矣可奈何靈湫之聖既司水德
曷祈請之大夫曰咨災祲修禳之故天人相兆予德弗馨而神麻是介乎
乃隨輶類處州之雨散玉若朕珠之瑞孚佑之功厥云奇矣然此其往
事也寧人士但為預告者也予以屯政之役分署此土建甲午之秋余目擊
時艱即雨暘時若猶有慘嗟星者亡何風景未周而又不雨於是後禱迎
聖駕陟降之三日光天轉舞俄頃滂沱不更奇乎前此三冬瓊花不著四月
阻暑冰崖疊雪桃柳敗花粵亦奇矣隴畔之物閱歷冬春飢渴於陽鳥之下沾
濡於煎煖之中而迄底於茲也不可謂不奇也逮白帝徂秋商飆薦至而
蘊隆蟲蟲連旬一嗟乎雖有神農不能稼於是市井跣號四野沸騰
予與大夫及二三僚屬駿奔對越之餘輒聚首而謀曰若者何為其
然耶夫榮於河望於岳禮也省躬罪已疎網弛禁順欲給求宣幽出滯
禮之所以從乎實也予與諸君虔恪乃事或庶幾乎大夫曰咨人依於
神神依於誠予矢予誠而已夫如是至誠感神神有弗福者乎維時神

降於壇曰江湖是封而克專也其為爾請諸上帝起明中則人曰請而得之
矣當有霏雨三朝蓋言七月之既望也果其時元冥一滴遠近沾足焉噫
嘻苟非誠為至聖擬議難窮烏能功施若是哉為是大夫謀所以崇德報功
者矢厥願力祇建行宮而州人士與有同心焉九月始事再逾月而告成
大夫趨余曰曷為文以記之願予何以為記哉河流西括城堞幽陰聖降鑿
而指卜矣茲者元宮有偉猷殿攸翔或回合以四周或清幽而中啟彩壁雕簷
或繪風雲之爛色文憲珠雷或施滄溟之餘涓金徽蔚彼祥光鼓鐘聲其明德土
木非勞人所樂矣抑有說焉湫頭初建之廟元墀丹額玉階彤栊又歲祀之祭
岑非湫之於燥者乎廟之前古樹森羅青光旸暎異鳥鳴翔人跡罕至非以
之翦鬱者乎廟之外湫廣百步而遙平振攝圍莫慮涓埃之滲洩滄洋
盡去祇滙一碧之澄波非湫之靈蘊者乎聖之幽爰運化經幾千劫詎一旦
舍仙府而適茲土哉曰是不然傳不云乎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親又
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德者馨聞之本也神所憑式將在德矣德
烏乎見見之於重民之意也予負乘斯屯不遑濟美而大夫之所
以和伏臘之氣奉天人之情又烏可無一言垂後耶斯為記

段公廟碑

楊天寵

古今來不朽者節義文章事業而已然三者之中節義尤不
易言也昔山左段公於崇正癸未二月備兵於慶承凶殫積弱廩
無宿儲揭竿四起軍衛頽敝羸卒不滿千人公張設文武治日為
為持久計未幾督師孫傳庭兵潰潼關三輔既沒四面環布奇

問斷絕勢益以孤十一月闖寇李自成命其將劉宗敏以五萬人入
寇先遣降將白廣恩誘說城下吏民憑堞爭詬之賊環城急攻公
督戰一晝夜親冒矢石賊死以數千計自成少為劫賊過慶嘗悉其險
慮師久頓傳檄宗敏還使未至前一日奸民馬天駒楊廷藻賊餌以爵夜
縋賊入闕黎明賊自交衛發礮張幟以進守陴者惶怖駭散公坐北樓呵
止之未幾城陷隨一僮一卒入署跪啟太夫人掖之登樓妻妾四人俱自
經積薪以焚獨一婢負公幼子避氏舍復召之曰吾奉太夫人死節
而以子免人其謂我何於是子女俱赴烈燭太夫人亦自死於火公北
向謝闕竟徐寇更戎衣持銅鎗步至北門遇持矛賊二人格鬪殺
之賊亦眾又迎擊斃其馬上二人遂戰死死王曰郡屠民識公尸
遂環泣含殮以葬其時練兵營都司周嘉彥公愛將也驍勇善戰人呼之
周小將城圍公使備北門賊入嘉彥單騎大呼巷戰良久手足數十人迺痛
哭殺所乘馬自刎死公一門忠烈其使人激勵更如此數年後公一子一甥自
陽殺來輿櫬言公見夢曰慶已為我儲道路費勿憂也至是士民果醵二百
餘金載骸以歸而仍葬其衣冠於故處後之人設祭禳吊其上名曰段公
墳余生也晚昔大父為潞安刺史殉城死難彼都人廟祀不絕每言及淚下
可見忠貞之氣皆異代不磨也余守茲郡時安化吳大令欲於段公死所
建祠以垂不朽余曰善表揚先哲吾輩事也尚有老衲劉餘依年近七
十曾屬公門牆述之最詳余聞而壯之而並憶先大父有同心云

重修段公祠碑

卜 瑗

雍正丁未予自寧夏移守慶陽披閱郡乘見明季流寇破城兵備
段公死節事甚烈後人高其義立祠北門即公殉難之所也及展謁
祠下則見屋宇頽廢顏色剝落侍從儀衛暴立風雨中予瞿然動
念欲葺而新之鹿鹿簿書久而未果越己酉政稍就理工乃克舉
工既竣董事者請勒石以記歲月予竊為國家養士以收得人之
效也當坐平之日即應矢致身事君之義值多事之秋尤賴有捐軀
効命之臣有明之末逆閩肆毒人无固志望風而靡者踵相接也而
公處邊鄙荒瘠之區為憑城堅守之計身冒矢石率民血戰殺
賊衆數千勢窮力竭闔門盡節一時同志者如靳司李聖居致

122

121

仕麻太史僖周都司嘉彥莫不忠義奮發激烈慷慨蹈白刃而不
顧彼常山之有真卿睢陽之有巡遠與公而三矣嗚呼豈不成烈丈夫
也哉後之人廟而祀之而附以三君子有以也昔李自成攻寧武總兵周
遇吉奮勇力戰賊為之奪氣後力絀而死自成嘆曰使將盡如周將軍我安
得至此公之於慶其事正相類使城守者盡如段公則自成之禍當不至若是
酷也夫讀書考古景仰前哲人心攸好之公也表揚前烈以風示來茲守土者之
職也夫今

聖天子特降恩綸訪從前死事之臣將以優卹其子孫蓋節義之重有
如此者今公之事雖在往代而丹心浩氣留於天壤固當歷百世而不磨
勁靴高風感乎人心亦且往千載而不泯也則夫新其廟貌而俾勿

顏廢使不至久而就湮又烏可以已哉至公殉難之詳前之述者備矣故不
多及

重修靈佑橋記

高觀鯉

馬清溝去木波可十里許發源王家莊西入環江崖高且仄夏秋水漲漫析
無際行旅咸苦之歲己巳邑人勸議修橋因金孝廉如玉乞引於余余嘉司
事者之利濟為心而復虞環民之困循不果也爰舉己事為廣福田者
勸厥後銖積寸累得金如千乃鳩工削屢不浹歲而告成一水鏡懸長橋
虹跨徒涉却拳裳之病策騎鮮滯足之憂蓋坦坦乎周行視履矣辛未
壬申癸酉疊遭大水一勺滄州旅人所在裹足此橋獨莫若磐石安步
游行則固知曩者植孔固而溟溟中未始無呵護而保固之者也因題
之曰靈佑稽顙末而為之記

重修文廟碑記

趙本植

今天下一道同風家無異學人無異師彬彬乎菁莪棫樸之感矣顧
上以建學明倫為王政之本而下之水流布化者每視為不急之務息泄因循日就
墜剝如是而能化民成俗永由也慶陽郡學在治東南隅康熙五十五年前二
千石金守修葺之距茲數十載予下車曰謁

黌宮竊見陳丹暗粉久已不治怒焉憂之進郡紳士而共謀鼎新焉會公
私欽集士民奮興迺悉儲所需一一皆身親條畫恐弗豫弗周也復擇
練晰者以董其役卜吉以募匠氏楮椳楔杖柳桷采廟有筵有移或搜
或壘頌工於乾隆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告竣於九月晦日啟庶堂齋

莫不具舉於是諸生伐石請一言以記其實予惟天下不可一日無教即天下不可一日無學臨雍釋奠拜老乞言皆此物此志云爾自士不師古舍業而嬉城闕有佻達之譏津林來鴉音之集原其積蠹匪伊朝夕居肆成事之謂何而惰窳不幸也且慶雖淑溢愛絕鄒魯之邦然若景忠烈之氣節李空同之文章呂九川之淹通趙乾所之耿介皆鄉先生之歿而俎豆於社者耳滯日染豈一能無所激發乎哉况

聖天子昌明理學優禮譽髦登石渠虎觀者海內無踵問田於農問學於士於以藏修息游執經問業而安荒毋輟將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吾知必繼闕宮而再咏矣夫季札之觀樂於秦也曰此之謂夏声之大也果皆禮陶樂淑發策橫經大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紹前緒啓後來安在三代之學不可復見於今耶若夫修廢舉廢守土之責也必曰興學之效捷於桴鼓則吾謹以俟諸異日汲汲孳孳凡求當於端本清源之道聊以仰副

聖朝造士育才之至意而已他何知焉爰秉筆而書於麗牲之碑以告諸生兼貽後之蒞是土者

題慶陽府考院廳壁記

趙本植

國家取士之制有郡各建考院遴選詞臣坐堂皇高門而試之院舊在東南隅後徙置分廵廢址予蒞治之日首詢士民疾苦客以考院之不治對隨詣之果因陋就簡規制不備棟宇將壓焉夫比年考校大典也而使者不能空其身士字不能容其膝非守土之責而何顧費贏無出

心怦怦不置會各屬以公事謁釀俸以襄繼而紳士聞風樂輸者麇
至計無訛遂擇明敏者司其事陶甍材植咄嗟而辦物惟其堅不惟其
飾泥者易之以枚露者庇之以廬計費白金十鎰不踰期而工以竣無已客
復進而言是役也徵集者一朝利賴者奕禩是日二十石之大有造於我邦也
不見曩者之陋乎 學使按部來郡檄屬購葺席覆棚豎脊寒罅補竇而已
有范敗者則舍葉易新吏胥得緣以為奸嗣以物力不齊令首邑獨肩其任他屬
償其緡而苟問如也及士子之應試也踟躕於蓬簷矮舍徧徧然惻惻然暑
則骄阳不蔽寒則露跼寒則霜霰交侵袖手縮項而風雨之漂零也更踈
蹕沈淖中欲兀坐滯毫而不得雖才如文通吾憲其耗索焉茲役興而
公私無委輸之煩士子有夜布之樂叔之一昔而不驚焉垂之百世不而朽上
翊景運下啟六明太守之所賜不更僕難數哉我慶人頌之歌之溢於衢巷
願得一言以壽貞珉予曰唯唯既復以問請詎不獲辭客退即叙次其語而
饒之於石工始於二十五年二月之朔成於是年之五月下泝凡建東西狹
舍各十間甍以棘垣蓋以甃瓦桌登東西各二十五號悉采山伐木寬廣
惟均絳帳之旁左右各建耳房寢室賓館暨井雷庖福共又若干間他
則高其閘闔加以丹堊不侈不儉而規制遂以大備云

新建鳳城書院記

趙本植

粵稽諱學始於漢儒馬融張爰鄭元孔安國輩以明經教授於鄉
從之者率數百人朝廷褒美之書院蓋義取諸此庠序之政不修
士每相與選勝地繕精舍為群居諱習之所至宋而沒山長之員晁

著者白鹿石鼓應天嶽麓海內稱四大書院他若鷺湖紫陽嵩陽太極
等散置京師郡邑間元於咸寧立魯齋書院而橫渠書院則秦定中
建於鳳翔之郿塢此外無聞迨明罷山長而書院尚存學士大夫往往主壇
坵此其大較也哉

朝重熙累洽久道化成家有塾鄉有校矣慶郡僻處一隅距省門道阻士子重去
其里以躡屣負笈為艱而百餘年來亦卒無議興之者文教弗昌其咎安
在耶予蒞郡三載爰營宮頤院以次整葺嗣於乾隆二十六年之孟夏度地
得署左隙壤一段艾蕪闢徑構講堂三間學舍東西各十間寢室五間耳
房大門又各如十楹櫺櫺棖栴洵洽釘鉸費皆出之於眾至季秋而乃竣
遂走書幣延名宿為之師而儲其脯脔膏火於是日有程月有課絃

130 129

誦之聲徹於衢巷各屬之閩風而至者踵相企焉額曰鳳城以城名之
也爰進多士而告之曰古之學者博習而親師敬業而樂群用能底於
有成也非然者抱殘守已塊處無徒其果不扶而直乎哉若行路然涉巔濟險
人以為危有徒而招之者以引以翼雖折阪蠶叢不知其乾之何以鼓而志之何
以銳也否則蹶蹶焉躑躑焉孤子徘徊必望洋而沮矣自崖而返矣居肆成
事吾病其習出百工下也方今執經有堂栖止有舍於以親師而樂群砥錯
磨砢薰然日上以彰

國家造士育才之雅化俾輜軒至此者謂慶固遠寂僻遠居然禮教之邦
也則多士誠足為桑梓光而書院亦且與鷺湖白鹿後先輝映同為不朽
之盛事也矣雖然天下事何定之有興與廢皆人為之耳浸假不思其可

久之法踵循有振怠教肆有作輟則名存而實亡後將有岌岌乎不可復興者
故慎之於終不可不憲之於始也予誠不敢謂是足以謝吾多士第既毅然朝之
於一旦而繼此之化民成俗習綿々絕々歷之永久而不毀則予可樂今日之興而
無憂將來之廢也不亦深夫謹因紳士之請不揣而為之記

往余官寧夏時曾捐俸金創建書院并置學田數百畝計歲之所入
外尚有羨餘可以濟公廢即則地瘠收薄恐費或不支因出所儲四千金酌
給各屬商人減息經營俾敷食用而已歷久通變之策謹俟諸同志者

植并記

重修城工碑記

魯克寬

環於唐宋為捍邊要衝方今海宇乂安中外一家非昔日用武之

地也而設險守國則不可不綢繆而慎固之城即古環州徙置頽圯日

甚前令會計經費之需修建有日矣嗣議節減五之一又以工緩未舉比
年游飢

聖天子發粟逾萬賑貸兼施又令災棘者得興作以濟上憲高念時艱
復檄令條估報可於是築城之役民得自謀其朝夕夫為國家蒼生
之計者上不吝費下不憚勞而後利溥一時澤及百世古今來成大事定
大業者類率由此我

皇上惠養元元起濟中之瘠而肉骨之膏無或屯則為有司者復何嫌何疑
遠地澀縮而不前乎迺進斯民而慰勞之不以為病已也輒曰而畚鍤成集
版築皆與日有

廩老穉婦孺仍計口而給之環顧吾民愁苦

呻吟變而為歡忻愉樂僉曰

聖天子之德被遐陬賢使君之治我百姓也登登德德如子來之趨文事如小戎之敵王愾金城湯池若可尅期於眉睫之間嗟夫民之溺於危亡亟矣仰無以資俯無以藉將轉而之四方焉今也急公赴義有更生之樂無鴻雁之悲自非憊息汪濊何以致此為有司者惟知奉揚德化已耳不言功亦不言勞也第五制用民不過三日茲以飢饉才遺不遑寧處行且感然不自安焉然而崇墉屹屹杆蔽吾民其能達之久而不斲計築城四里九分十一步内外女牆二千六百九丈高三丈踰七八尺不等基厚三丈頂厚一丈五尺建樓三南曰銀夏北曰蕭關故道西曰靈武東曰疆總費二萬五千緡原估之成數也木植購之銀夏釘鉸取之高涼采煤炭於固市灰墁於靈泉材輻輳凡決歲而後成蓋始於庚辰而竣於辛巳云估監者同郡寧牧謝君一談正寧令諸君為霖襄事者千戎張君天福學博胡東正主簿攝縣尉彭元哲暨尉張廷一監督則本郡太守武林趙公恤民瘼察勤否往來於嚴寒烈暑中指畫机宜得法藉手以垂厥成此皆得備書者也爰因士民之請秉筆記之於左

新建關帝廟啟聖後殿碑記

全 上

帝廟徧海內非可私於一郡一邑也然以數十年欲行未行之典一旦舉而行之於以昭 功令而多神靈雖欲不自私而不能不誌其所自始則

亦何嫌於夸大也哉廟建於前明隆慶六年嗣後之修葺者不知凡幾惟

世宗雍正三年詔所在郡國并建禮興曲阜等肇殷祀之文大報本之義甚盛典也而率是邑者數十年中未聞有勸興之者亦獨何哉予受事後念

朝廷之典禮不可久格毅然力肩之不敢以為異人任先是環邑疊遇歲歉民微財殫象未可動會邑有城工之役賑恤飢荒而奔走借來者不煩警發夫而後知吾民之可用也適闢地築三楹於殿後甃以綠垣覆以朱棟黝漆丹

聖奉

帝之三代而立祀焉吾聞不可已而已者謂之廢弛可已而不已者謂之紛更是豈予之迫役吾民而妄萌覬覦也哉錫類展親

聖王之令典使春秋享祀而遂立無陳設之所貯蠶無遷托之宮襲禮莫斯為甚况世俗日媮詭詐勃然比比者皆是為宰者以人心風俗為先務

於此不汲汲焉缺而莫舉非

聖朝以孝治天下之旨是以內斷於心不謀於眾而毅然以成之也或有病予之言為過當者予惟尊親之義匹匹婦皆可與知是固合乎人心之大同者同則順順則從故乘可為之時而力行類十年之所未建寢殿奕奕備物盡倫用謹誌其所自始焉泚然自多乎哉是役也克期而成凡正殿獻殿暨樂樓等復為之次第加飾經費之資悉出己俸不徵民不耗財而踴躍襄事者無異乎城工之子來恐後也是誠吾民之可用而木本水源之意亦於是而共著是為記

創造南城文昌奎星樓記

同上

匝環之城方四里有奇為棧者三為臺者五予既修而築之勒諸貞

珉矣城之南實往來二都會上有樓三楹跂如翼如營楫聳峙則予與邑之士民協心初建以祀奎文者也聞之秦階平人文萃則夫樞瑞應

國家久道化成羣賢蔚起蒼樹頽列後先相望而環列未覩其盛焉豈邑中風脉之所係况堙鬱塞固有待於興歟不然何百餘年來人材科第輒落落如晨星不易數數觀也適茲樓成邑人謂最有裨於文教不可以不記予不獲以不文辭而奉所以初建之美為都人士告之按二星係斗杓為文章圖書之府見於史傳者魏四星集而永初以興宋五星聚而真儒輩出其明微也士子之奮志進取者莫不奉之唯謹至唐賈公彥謂七星主九州而以魁屬秦雍則環之聲祀二星也固宜况城位乎南於五行為火於卦象為離火者華也離者麗也皆文明之所繇啟也前乎此者猗猗赫赫雖絃滿不廢於黨塾子矜接武於宮墻而決科筮仕者蓋寡令也由剝而亨由哀而盛誠事理之所必然將異日之占彙茹而慶觀光大者休明之景運以彰

聖朝著莪棫樸之雅化者安知非斯樓之所然而致則提役也不必果為文教之所係而亦未必非文教之一端此則予初建之表未嘗曲泥形家者言若與邑中之風脉隱相符契而祭與二三庶輩觀厥成者也豈僅一臺一榭足以資瞻眺供吟咏而已哉工始於某年之月日凡閱數月而告竣王之者予贊之者某鳩工庀材而共葺厥事者諸紳士之力也抑予又有說焉環之山有烏菴馬嶺之險峻水有環江合道之濼洄皆與樓遙相襟帶蜿蜒鬱積其所以培植乎風脉而為斯樓之俯仰拱護者厚且大則樓不但據形勝之雄而直與

心隆替後之人可以垂手而觀其盛也不亦深幸矣夫

雜著

賈隱有序

明 李夢陽

松岷子遊江湖老矣一日買舟將大歸人疑之曰渠賈人也松岷子乎松岷子聞之曰謂我賈者賈謂我松岷子者松岷子或以其言告李子李子曰是隱而賈者也於是作賈隱

天下之隱二上隱隱心次隱隱跡心隱跡彰無損於真跡隱心彰人斯細矣然君子恥之衆人譽焉茲何也夫石一也玉其表則觀者改目置金瓦砾視之弗諦鮮不棄者大抵顯飾易欺而深情難察也天策肥乘堅之士難語如芝飲泉之事紛華聲利之夫豈探幽之岑寂之娛故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且夫松之為物也磐石則茂飲雪則貞得泉則嗽遇風則吟嗽如玉金

140 139

吟如瑟琴其在岷也據礪可跨岑慚翳縣葛挂鷓獠限重磬韜層巔逃羣之所就悅冥心之所板援乃松岷子奚取於斯而以自名且以徵也不幾於特異而求同哉夫人者賈也絲竹靡輟於耳綺麗信按之目口厭厭腴躬花其服入有彈碁灑翰之侶出有飛纓從身蓋之屬胡取之松奚有於岷而以之名徵諸將來郁郢子聞之曰若是是室伯夷之室而後成仲子之廡也竊聞之居動而執靜者之謂定履蕩而用寂者之謂堅涉邇而探遐者之謂明混雜而守一者之謂貞在群而立獨者之謂高處汀而弗玷者之謂潔故上士朝隱大仙市藏要之心獲匪跡是閑故金馬石渠之貴弗能損歲星竊堯之精紫塵黃埃之移無以戕葉肆縣壺之靈而人者必茹松之毛蔭其葩覆瓿其膏漚又踞其危峻披荆萑藋蒙茸然後為

松崖子哉

訓教

同上

訓教者何患時之偷也宗不立則祠不嚴祠不嚴則族不合族不合則親離親離則禮止禮止則義義禮義止則肉骨視為途人嗚呼時之偷極矣不可患夫反偷莫大於敦俗敦俗莫急於建標標不建則教不著教不著則訓不行訓不行則敦反然高氏其人也遷其鄉則姓之廟而宗之無離宗焉祭而聚弗而聚慶而聚愈繁而愈一愈遠而愈密無散族焉年歷四百代更敦姓猶一日也非敦之至邪以是為訓教不著乎即偷何患矣於是作訓教

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未有不族始者患其渙也於是類焉易曰類族辨物患其乖也於是睦焉書曰九族既睦患其爭也於是141有大小宗

之禮患其忘也於是142有大宗之廟又患其弗率於是141有九兩之法世系之官季子曰予歷周秦燕趙晉衛諸墟詢故采實未嘗不流涕而悲也曰嗟乎教之衰至此哉族之散禍之邪有庶見者冠者矣有范冠而蟬綉者矣父子兄弟亦若是偷邪齊民不足言乃衣冠之胄身之外亦途人邪問其世則無宗覈其文則無譜究其居則無廟叩其族則忻戚不相聞嗚呼先王之所以教者何乃今若斯邪教之類乃今渙焉教之睦乃今乖焉教之宗乃今不廟斯法與官之者缺邪時與勢殊邪人扭於俗然邪及涉維漢覽風大江之南東見其故國遺俗有百年著土之民已而又聞高奧高氏之宗之族也則又嘆曰嗟乎予觀高氏而知三才之因也太尉瓊五傳而高奧興高奧再傳而宗立廟嚴又數傳而聞人生至南 公大

頭位庸李子曰得時者亨得勢者長得人者昌中原亂則海隅固兵是謂得時山水環則風氣是謂得勢禮義行則乖離弗生是謂得人得時者天得勢者地得人者德高氏其焉三才備矣建標而訓以之教國可以敦國以教天下可敦天下夫合抱之木蔭廣畝者其本深也得其地人以永之天必篤之矣所謂裁者培之也若高氏者雖百千世可也人苟則之同百千世可也斯訓教之義也

作志通論

同上

夫述者存往者也作者訓來者也存以此事訓以聞義事以史著義以經見二者殊塗歸則一焉然自皇帝王伯之世更邱墳謨誥不陳雅頌之音弗聞於世於是聖賢君子託述以作寓志故曰周東遷而春秋作

143

宋南渡而綱目備所謂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者嗚呼微哉然要有傷之焉夫志者史之流也分例祖諸禹貢屬事本之周禮褒貶竊春秋之筆風俗寓同一之制宮室取大社之義詩詩繫觀風之意夫史者備辭蹟昭鑒戒存往詔來者也是以分例屬事善惡備列褒貶見之矣五方異姓則風俗雜核宮室不自立例藝文但標其目彰善諱惡忠厚之道也故稱志焉夫志者一郡一邑之書也史者天下者也小故詳大則槩然其義悉於經祖焉所謂殊塗同歸者也

禱旱文

同上

伏念曰者春膏未濡夏暘轉亢雪炎毒蒸焦我嘉穀瘠我六畜百姓惶遽四境告災某尊閔焉抱憂中心如焚食弗甘味卧靡寧席蓋數月於

茲矣霄神無應籲天則高踞階內咎咨唉無聊竊念祥異之來乖和是基是以婦冤致旱獄決獲霖揆昔論今卓有顯徵意者某等鎮之寡道憲而未貞漏奸僕良政乘法頌田畝困而無伸悶悶恚而困聞不然何害興遂散垂雨而風塵霾盡曠星河夜明官之不職神官是殛元元何辜罹斯慘極某等伏又念大獄巨靈生命攸司豈宜舍其有罪得我群黎民無子遺犧牲時供黍稷弗繼神祀或窮秉誠洗心齋沐告神造雖靡躬情則篤至惟神鑒之惟神之賜

其二

某等伏念百穀布地二麥幸秋雨澤鮮少恒暘轉亢實青而乾苗芘而稿風霾熱濁蒸為癘疫飢病枕藉屍載途哀哀我民罹茲慘毒日者杼悃告

145

146

神責躬祈福而成悔未通志膏罔濟是以雲垂垂而颯興雨微微而日出土夜濕而書焦禾晨霑而夕涸某等伏又思休咎徵事箕範有文祥異存人京傳著訓顧斯亢陽之雪必由乖政之致某等疆土是職救災寡木觸目抱懼捫心慙慙每欲以功而補愆神其鑒來而宥往大好生者天地之德矜迷者神明之惠尚昭昭而溥賜庶恟恟而釋懷潔牲用陳芬醑是薦悲或欺神則強之無殃我民惟神鑒之享之聽之謹告

謝雨文

同上

伏以日者陽亢旱雪飢歉疫癘民弗堪災某等憂懼靡寧布誠禱神荷蒙昭昭聽察赦愆矜愚憫窮悔禍三日之內驟飈暴凍霑灑遽至雖土膏未接禾根未濡然神之格我佑我亦云驗矣某等伏念天

地之於物猶父母之於子父母不棄改過之子天地宜鑒洗心之物尚冀
自今震雷時奮甘澍甘霖保公私各足黍稷有聲庶報神無匱竭之
冀元元有更生之望我牲鮮潔我酒清冽敢以謝神敢以再祈於我神惟
神鑒焉謹告

六歲

同上

太僕儲先生曰人有六事心事身事家事官事人事文事空同子聞之曰嗟
乎有非在我者焉如彼何著

六歲

心一

不可對人言曰慝言之而大行曰愆行之而不至曰直非所存而言曰賊亡

是而靡獲自盡則天也

身二

烈女能必其己之不污不能必其夫之不愚時之弗踰夫是則烈女也已

家三

有負郭田百畝蔣桑數十株可以聚廬矣進竭其躬退為耒夫不亦可
乎

官四

君子徇道志士徇名嗇夫徇利是究是圖毋覲厥位

人五

信道莫如守己省事莫如寡交君子曰中古貴施報苟以禮至斯應之矣

古之文以行今之文以葩葩為詞腴行為道華暖彼千鈞一髮奈何

六戒

匡衡曰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
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李子
讀而題之著六戒

太察一

容以畜衆察則無徒元氏有言毋及淵魚啟昔聖王填耳續目聰罔弗悉
明靡不燭

壅蔽二

聖明四目復達四聰縣鼓置鐸維恐弗通顧任主奸偏聽生讒窮荒罔遺夫
大道之成

太暴三

勇以陽奮強以義發用之弗端鮮不殄伐受絕於武桀隕於湯秦政弗戒二世而
亡

無斷四

匪陽曷舒匪陰曷藏弗濟以義仁曷由臧孝元復游漢業用墮衡丁其時
空言式悲

後時五

有靈鼓琴穆穆其和及聞善言沛若江河王者之德應時若鄉音居則

山靜動則飈往

遺忘六

社席萌變蕭牆伏憂遵數射鹿舊而忘牛武事四夷海內靈耗
垂暮攸省輪臺有詔

靈里子對

靈里子問於龍溪公曰敢問處世有道乎龍溪公曰有渾渾然然惟道之
極智智莫莫惟神之靈靈里子曰異乎吾所聞君子歛人之爽告人之穀
於是龍溪公勃然變色曰迂哉遊乎子之言也且子以若為爽非欲其靡爽
邪若不以子為欲其靡爽必將曰是誠詬我必孽子之短還而詬之曰亦猶
吾子之歛我也語若以穀若不以子為欲其穀必將曰是誠棄我

襄陵之襄

必思以加於子者復之曰亦猶吾子之告我也二端交戰於中故面然而背詭

152

公與而私忌羣議而卑詛如是有不危邪夫躬答者世之酒情希勝者士之通

患今徒示直以賈禍吾竊於子弗取矣靈里子曰予成若德焉耳知不知矣

恤焉苟有以復我適我子益苟孽我奚辱焉龍溪公曰惡是何言歟愚龍

溪鄙人也往有翁出龍溪之野見巨卵五色攜以歸伏以舒鴈居頃之剖

子兔額尾殺蛇身四足青黑斑若鱗是曰瑞氣鬱盤紫氣亘下上翁大

驚喜祝曰茲殆龍子天錫我社龍子性劣惡好緣樹騎屋翻盆倒罌生

之日鷄犬咸鳴走龍子又嗜血食翁顧無所得血食若且怖於是齋沐

諏日請龍子詣溪焉適有婦沈於溪龍子擊殺食之其家因即出

翁曰是翁之物後數年夜雷電有龍降翁室繞其故巢三匝而去

夫今之欲成人之德者不為秦龍幾布矣故君子之於人三宿而後見非崇
傲也三年而不言非賤行也誠不通則交不同中不孚則聽不入故楚客
以售璞遇刑齊人以操瑟蒙詬國佐以語盡見屈原以言直殞軀柰
何逐汶汶之頃而招訛訛之議乎靈甲子於是輟然笑曰子之言似矣
獨不曰挫溺不畏濡履採焚不惜燎衣必欲為渾默管莫之行必刈而後
充者是豈可哉龍溪公脆然不悅曰子不聞坤者括囊之文蒙闡擊蒙之
義詩中垢土之詠何立守瓶之訓信如子說則三緘之鑄孔子奚取焉二子多論
不能決明日以其言質諸中河子中河子不答鼓枻而去歌曰瞻彼中洲兮有鳧
居翔而復集兮擇仁而游渴飲水兮飢食吾魚夫彼何求兮

郁郅子解

同上

郁郅子寢疾杜門謝客客無以見也金城段吳過武功康海問曰郁郅子何以
不出康子曰郁郅子疾也段子曰郁郅子疾乎疾奚杜門謝客疾而杜門謝客
是有託者也蓋謂郁郅子忠臣不潔名以累君子不迫众以要勳且未形而
彰是曰自戕無憂而戚其憂必集若誠有託譬諸繇鐸志趨響必反之矣康子
曰噉是因郁郅子也吾將見郁郅子明日康子固請見郁郅子於是郁郅子
擁黃狐之裘馮文石之幾尚以白雪之殼強起見康子坐上坐郁郅子休安若
山貌若敷腴徐視其息俞俞于焉然顧有靡豫之色康子於是辟席尚
曰夫子奚病也郁郅子欠伸喟然仰嘆久之曰康子曰吾誠不能狀吾疾吾始
焉怒焉若飢若思若悲己而輪困於邑兩柄怏怏糾錯積鬱其狀孫替埃
結氳氳靡絕發於脾縈於心浸淫於肌腠勝理之間亮之不見其際究

之莫知根柢政之未已觸之復起故居則恍焉惚焉若有遺步之不能端履也
夢岑岑焉若將岑而控於帝闔家人驚恠詰予予茫然無以答也故陳之鐘鼓
管籥不知其為音炫之黼黻繁縟絲璆結綵不知其為華啖之芳醲珍烈之品
不知其為甘政飲之不肥膏之弗澤問之莫可名象而排之不能自解也然編
國中無醫之者有元机先生者號靈醫往使送之語以状元机不肯命馬教
使者曰能置秦始之鼎無為之榻坐我廊然之宇食我切玉之饌元机之羹
則近我顧卒不能置故厥疾因獲瘳原予出以其言告段子段子曰予聞
在形為疾在心為憂郁卯子殆有憂乎

弟汝含字義

二十而冠冠而字禮也弟生三月先吏德府君名之曰孟章矣十六歲

155

而弟通詩書大義能為純句詩責以成人之道可也於是冠弟字之曰汝

156

含在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夫剛柔相雜而成文之謂章愚其不章何以
含之坤順道也六三居下之上得位之象人臣有美含之歸功於君坤之道也
嘗觀天下無分外之事君子亦惟求其在我而已是故有所自足於內則無
汲汲以求見乎其外先王制禮盛服必嚴德性必結則服飾之章晦博文強
詠而讓則問學之章晦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
與汝爭功則章於事業者必晦况三方進而位不中者乎故雖有美含之不
敢挾才能而躡進坤之道也得坤之道可以常久而無咎故曰可貞大聖人
之言大小前後不相背引而伸之自功業之大問學之切服飾之常細求乎
言動起居苟非分外之事殆未有可掀揭以自衒譽者可不含歟有美含

之而況未美者歟汝含省察無功涵養以勞力有長惟恐不揚有能惟恐不知
出必修其親動必華其服又強毅多悔吝是未能有三之章已不能含矣
況有之而能含歟君子退則修己進則事君所以自修者掀揭銜譽如
此定日得位其不可貞也較然矣可不戒歟汝含柔順侔坤之性直方大
法坤之德足於內而無待乎外居三則以時發進之於五則美在其中暢於
四支發於事業其章也至矣終含乎哉故既字之復說其義

錄

脩建慶陽府各工月日總錄

趙本植

天下事莫不艱於始而集於成况工作之勞脩築者非一方經營者
非一日勤劬者非一人一旦畢於其役而次第比現厥成有不暢然而

157

意惟者予予蒞慶之明年見黌宮考舍廟社禮垣日就頽記且以教化

158

人材之所由出者如書院海內皆編庶碩闕如予毅然志欲綜理之而憲使
助之難會郡紳趙君來晤與予往復相商權張君遂歷舉李楊唐趙
郭張諸子以應謂是皆練達可勝任者遂諏吉而興作焉首先改葺

者城南考院以二十五年二月初三日始凡閱二百七十日有奇而後竣次文
廟肇於是歲之六月二十八日以訖九月之晦次范韓祀自九月初十日
至三十日未匝月而畢辛巳仲春之初七日復有事於城北之鎮朔樓
閱四月至五月二十三乃竟其最後落成者則鳳城書院也本年四月
朔至八月二十五日講堂精舍重門洞墻無不整固焉總而計之議脩
議初者固非僅方隅之易經之營之者積歲時更寒燠非可以旦暮

計也提綱挈領鳩材庀工者予一人其司出入購物料審機宜察勤怠則皆六
人之力焉郭氏竭智殫神晦明無懈勞勩為多費則各屬損俸者有之郡
人士之慕義樂輸者亦後先屬至也今者興廢舉墜既有以培形勢而又
有以陶淑吾士子予之志遂矣而諸君之贊襄厥事相與有成也其可沒乎
趙君名選原任浙江上虞縣知縣致仕家居張君名景原任湖南興寧
縣知縣現任鄞縣教諭也李乃賓廩生揚州梅唐濟趙從質皆諸生
郭聰張琳則有士也工成例皆得書以勅諸貞珉

景范堂偶筆

趙本植

士君子乘時有為思以功名樹立當世皆本於性情之篤摯而優奮於一日之
所遭夫遭際何常斤斤於窮通順拂是猶泥夫眾人國士之見也况身受
不世之遇而訖無建白音與草木同腐必非人清所宜有今天蠶之與黠蛭不相及也
蠶飼以草而驅蛭必負之以走物蓋假以利而知所報也曹伊然人也而顧智出其下
哉予曩者握守銀夏以故獲戾身陷圜扉長與獄吏為伍迺荷

聖明洞察曲予矜釋得媮息以復延旦夕再生之慶亘古未有也顧竊念放廢
田園報稱之思鬱勃未遂始將陞伏以老會
巡輅南下馳赴山左免冠屏息不敢廣告

上識臣名

者見

賜對

溫諭霽顏且詢及臣之老母即令原官錄補

高厚之德曠世逢之雖捐糜踵項何足以酬萬一哉未幾起署武威兼分司涼莊
時西陲軍務旁午大憲檄製大神敬刻期以竣卒用是奏凱克敵運饒二
萬石為丁夫所侵前守束手無措予委婉籌策卒皆輸之於官直指聞之
而莫予責謗怨不恤也嗣補授慶陽慶同范文正公所莅之邦后人緬溯之
名其堂曰景范典型不遠益周濟厲詞民疾苦外凡宜興宜革與教化風俗
所繫者咸整飭而條布之毀譽是非皆不問與叢者未嘗有二心也或謂
責愈重者報稱愈難觀文正當日捍禦牧圉迴翔政府勲蓋天壤
矣考其敬歷中外數十年中受寵辱而不驚涉夷險而不改其性情
之篤執事有大過乎人者若材效一官智效一邑方汲汲焉蠹負之是思
而謂吾將以求塞夫無涯之責也不亦淺陋寡當乎雖然亦視所遇
者何如耳以萬無倖免之時出之刀鋸而又畀以簪紱之榮民社之寄昔劉
向作復恩謝朓名酬德比物此志也否則視民生之休戚如秦越人的肥瘠漠不
相關不亦頑冥之甚者耶區區之忱亦將以仰人止乎文正而求吾所以不負曠
世之遇不敢醜顏為驅蠶之不若也慶人其能察予之衷而不吾訾否

脩慶陽志總論

趙本植

輿稽志乘之作也昉於邱索肇於職方一道同風太史進輔軒之告受成
負版司農登民穀之書聚米而陳險易瞭如指掌按圖而考綱領燦若
星辰不特郡國威分元和有志井疆既畫山海為經也然而利可發凡弊
亦叢出高談經濟耻晚近之勅禁無聞侈口文章兩北地之典型罕睹書爵書
書里盡屬蟬冠珠履之豪佚姓名總是馬磨牛衣之客幽光不闡九原啣

嬰女之悲潛德未彰五夜飲孤臣之恨故遺徽於金石草長苔深微斷間於
華陰言湮世遠搜羅不廣其失一也蝸舍橫經寶若華材之丹槩兔
園餘冊珍同元圃之鯨細滴露研朱不識別風淮雨災梨膏棗固知
亥豕烏鳥行間多脫落之文郭公皆缺句裏半糝糊之字揚子稱奇
河北花箋鈍筆描而少麗成都粉水敗錦濯而寧鮮校訂不嚴其失二
也况聚千狐之腋方可為裘採百卉之英始堪釀蜜西園授簡不乏邛
枝東閣延賓非無班馬漫無紀律砒砒與磔玉齊登謬肆訛評蕭艾與芝蘭
並列運予懷之行軸憑一己之愛憎決擇不精其失三也嗟嗟作固大難述
尤匪易成周之始國號義渠高祖政以還郡名此地唐宋繼起年年代馬斯
風元夏頻侵窺窺胡笳吹月三千經練志化蟲沙百二河山都歸既脫洎
流寇之屯踞滅寇沉蛙連叛逆之鴟張覆巢毀卵景多葉瑞遂魁釜底

164

163

之魁清墨呈祥乃冷灰中之劫熙熙皞皞天掃欒槍蕩蕩平平人依仁
壽乃久離兵燹復存歷凶荒賣穀賣絲孰貸監河之粟呼庚呼癸常
懸鄭俠之圖幸

閩澤之便蕃禽魚知樂頌

湛恩之汪濊草木皆春服賈牽牛旱涝有備瞻蒲望杏俯仰兼資然
城廓依然文獻不足風流歇絕家無清秘之書炬景巷涼戶有移亡之
藉老成俎謝膠庠半翳於蒿萊物產艱難闕闕抵陳乎畚鍤橋陵
菊鬱僅傳黃帝之衣冠陶穴泣寒徒羨公劉之餘廩望崇臺而興
嘆禾黍秋高迺廢壘而生哀猿髓夜啼人琴閱寂猶存忠烈之鄉文

采銷沉尚說空同之里蒞斯土者范范交集碌碌無能錯節盤根愧甚及之
俱頓爾絲保障惜心計之偏勞是則執領以敬在思下慰天赤子撫境
而奮勉期上答乎

宸衷者也後之覽者其將有感於斯文

